

俠女碑琴緣

俠女碑琴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20B

~~159752~~

俠 女 碎 琴 緣

俠女碎琴緣目次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鬪力	訪豔	復壁	碎琴	歡宴	凱旋	習樂	售書	遣探	鉤黨



260247

俠 女 碎 琴 緣

---

第十一章

離婚

第十二章

誑女

第十三章

投荒

第十四章

療疾

第十五章

遇讐

第十六章

救客

第十七章

赦罪

第十八章

去國

俠女碎琴緣 一名西伯利亞流竄記

第一章 鉤黨

却說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某日下午，俄國警察大臣加錫坡夫，獨坐署中公事房，閱視公文，怏怏不樂。此時聖彼得堡城內，衢路四達，往來行人熙熙皞皞，氣象萬千。擡車數千輛，絡繹奔馳于尼活河濱大道。擡鈴鏘鏘，如奏音樂。車中貴族衣服麗都，婦女衣襟咸綴寶飾，珠光錦色，照耀眼簾。富貴豪華，一時無比。庶民亦恂恂守分，共樂昇平。鐵騎成羣，金湯鞏固。淺識者流，莫不以爲俄都是極樂國，斷無意外之虞。斯時俄皇適居都城，歲暮閒暇，貴族中置酒高會之事，無日蔑有。傳聞有最大之祝典，定于明晚在保羅乃泉，冒夫子爵之第宅舉行。俄皇擬親自臨幸，以彰盛舉。加錫坡夫因此事雙

美國 屠乃賴 著  
中國 仇光裕 譯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眉深鎖、默然獨坐、亟亟查閱公文、不遑他顧、時全俄雖無危亂之景象、而都城、中已有二人稔知俄國國運之將危、此事一經發現、非徒俄國之憂、恐全歐亦將因之有變、此二人爲誰、一爲俄皇亞歷山大、一爲警察大臣加錫坡夫、二人咸知俄國外容之安靜不足深恃、暗中有勇鷲堅忍百折不挫之虛無黨人、正謀所以傾覆專制帝國也、加錫坡夫此後宦海之升沈、全視乎逮捕黨人之得成與否、若幸而捕得、則除却俄皇畢生之隱患、有無量之勛、不幸而捕之不得、則將受罷職遣戍之罪、今處于禍福榮辱之歧途、意緒徬徨、殆無中立之地、蓋近日俄皇聞國中出有反抗政府之黨人、每于接見加時、輒露不悅之色、一禮拜前、召見首相高歇敲夫、又言及警察大臣怠惰無才、不克勝任、高退直乃語加曰、頃者陛下言、自加某任警部以來、不解何故、所謀之事、均無一效、而國中虛無黨人較前益衆、其手段更靈敏活潑、莫從究

詰加曰：中堂下官近畫一策，欲一舉盡捕虛無黨置之法。逆料此計若就，俄之虛無黨無遺類矣。高固明達老練外交家也。今聞加語，掀髯微笑曰：余當以君言轉達陛下，願君速速行計，毋怠言訖徑去。加念高言不忘，日日密爲布置，而偵探之術乃極完備。彼派心腹偵探多人，改服易貌，潛往貴族之酬應室、學堂之教育會、軍人社會、商務社會及酒肆飯館各處官民麇集之區，羅雜其間，密爲探訪。今其案頭堆積無數之公文，即各探所呈之報告單也。凡虛無黨所造之謠言、所發之傳單，及其大概情形、備載單內，所缺乏者，乃實際耳。加閱畢，知己無可望，憂怒交并，憤火中燒，不可抑制，起而繞室行，旋自語曰：事雖如此，吾當急思變計，不可閒坐虛擲駒光。于是止步，手按電鈴，已而復坐。有頃門闢，有一修偉之警員入，加取案上報告單一紙示之。且問之曰：都城形迹可疑之諸人中，有此名否？警員閱訖對曰：大人下官健忘，已

不復記憶此名矣。加曰：速查戶籍冊，於是警員揖而退。此警員名賴達耳。夫加之心腹人也。賴既退，加自語曰：此乃余之最後轉圜之一策。今晚余必須拘獲此人。窮詰顛末，令俄皇聞之，始可免罷職之辱。且不負高相忠告之言。逾五分時，賴復入，持一紙條呈加曰：大人，此名確見于工業學校學生之報告單，可無疑義。加曰：此乃緊要案件，爾勿憚勞，速自往設法訪明回報。應用經費不拘多少，余皆無所吝。汝素有偵伺才，善于機變，此乃急不容緩之事，幸勿遲誤。賴揖而退。加又繞室徐行，心搖搖若怔忡，不知此事何所終極。移時聞門外鈴聲，乃啓窗而窺，見有盛飾之擣車，駕以四黑馬，飛馳而來。及門而止，穩坐皮褥者婦女二人，加觀之，愁容頓斂，化爲悅豫之色。須臾履聲橐橐，將至室，闈人入白曰：夫人及小姐出游歸，此二人蓋加之妻及女也。



加夫人名措太令爲墨斯科人乃俄國之世家其曾祖祖若父數世以來皆有勲業國中談及貴族者必首屈一指焉夫人既于歸加錫坡夫于時加爲太姆抱武省名在墨斯科巡撫寂寂無所表見知其名者蓋寡後藉岳家之財勢交結權貴數年官運日隆不十年間擢至警察大臣此職威權顯赫爲人所最尊崇者也夫人生有一子一女男名尼古拉司女名芙兒尼爲乃父司案牘秉性豪奢喜游蕩暇日嘗作狹邪游不脫紈袴子弟之惡習芙兒迥異其兄身材頎而長貌美秀而文靜穆不多言平居寂寂寡歡憂思往往現于顏色若有極不愜意之事者今日隨其母出游歸夫人自外歸家即入己房對鏡而視笑容可掬蓋芙兒于二年前已受乃泉冒夫子爵公子亞來克錫司之聘時亞方從高夫孟元帥遠征高加索南部亞英勇絕倫屢敗土孟哥蠻及阿富汗軍勲業卓然爲諸將冠捷書至俄皇大喜賜

之寶星、超擢爲陸軍大佐、今將凱旋歸國、訂期畢婚、戚里皆道其才而賢、咸爲夫人賀、夫人聞之心竊喜、默計吉期相距僅有三禮拜、是時妝奩已由巴黎運至、其衣服器具之華美精緻、更不待言、戚友聚觀皆同聲贊頌、男女二家此次婚儀之盛、實爲曠代所希、此三禮拜中、街市閭巷之人、莫不以此爲談助、其動人歎羨如此、無怪加夫人引爲平生第一快心之境、論乃加二家之閥閱、既無參差、男女之年貌又復相稱、天然佳偶、夫復奚疑、然而加夫人具有別腸、其所重者惟在閥閱、欲藉姻親之力、隱相援繫、冀此後加可擢任內閣大臣也、且說賴達耳夫、既別加錫坡夫後、即由旁門出署、急急行抵公共車場、僱四輪馬車一輛、既上車、告車夫以所往、車夫揚鞭飛馳而去、將至其地、尙隔數家、賴遽呼停車、探囊取貨資畀車夫去、賴步行過數家人、一大餐館、擇一與他客較遠之座、獨坐、亟呼傭保、移時傭保持甌茗及菜單來、旁

立俟命，賴持菜單，佯若視菜名者，以手指菜單，低聲問曰：「已覓得其居址乎？」傭保接單答曰：「極佳且新鮮。」又低聲告曰：「未也。」賴身靠椅背而坐，容貌冷落。若有意距人不容相親近者，曰：「汝速爲吾取菜來。」又低聲問曰：「在何處？」傭保曰：「在都城，今或在某第亦未可知。」賴驟聞某第二字，不禁失色，復恐爲他人覺，立刻復其常度，語之曰：「祇此已足。」于是傭保應聲而退，具備食品，賴略飲麥酒一杯，飽食各菜。餐已，口銜雪茄一支，付值而出。賴平日飲食罕來此館，今有事須詢傭保，故不得不來。賴與傭保皆業偵探，同隸于警署，原來此大餐館，平日主顧中有一客，其起居行動，頗爲偵探所注意，傭保今與賴秘密談者，卽指此人。賴既出大餐館，又賃一馬車乘之，行約二十分時，抵一書肆之門外，停車，賴付車資，自入書肆，謂欲購印刻精良之太熟生（英國著名詩翁）詩集一部，店主取書與之，請入內坐閱，賴領之，遂隨彼入內室，室中

無人、急急索衣更換、蓋此店主亦偵探也、賴更衣畢、旋由後門出橫街、已化爲溫文閒雅之教育家、挾書踽踽獨行、誰復識爲老練偵探家賴達耳夫也、

### 第三章 售書

當時虛無黨蔓延全俄、其蹤跡變幻無常、不可窺測、足使俄皇及警察大臣驚怖其術、猶河漢之無極也、大抵各國無論何黨中皆有兩派、一主激烈、一主和平、此時俄國革命黨亦然、國中有教育及有智識之俄人皆主和平派、深信專制政體不能久存、而代之者須用立憲政體也、主激烈派者反對之、彼謂非大改革不能創共和之新時代、凡具此種意識者咸列于隱謀暗殺之地位、欲以開暗殺之風氣、其黨中且有多數乃握政權而具有勢力之人、彼以爲實行革命教育之普及、此乃創造共和新時代之不二法門也、彼日研究各國政治之所以發達、故各國中與之表同情而爲友者、恆以議論

最高尙之新著述贈彼，雖稅關搜檢，例禁森嚴，而禁書之輸入俄國黨人之手者，仍絡繹不絕。今有瑞士國其尼物城印刷之小冊書數種輸入俄國，此書載流徙西伯利亞西部土僕而司克城俄國國事犯多人困苦而死之情形，謂此罪當有所歸，如有能雪其憤，出猛烈之手段，予以相當之酬報者，俄國人民必敬之，且永永尊崇之。此種小冊印就于其尼物城後，僅四日已達俄都，由俄都翻印而分布于俄之全境。近日俄相高歎，敲夫得見此書，故特囑警察大臣密爲查究其翻印之人，加錫坡夫謹識于心，所以密派賴達耳夫往探者，職是故爾。且說來因堡男爵夫人，乃一孀婦，其亡夫名弗敵納，資產富饒，爲來因堡施屈來司銀行之股東，家居于俄都最繁盛之區，樓閣巍峨，若宮殿。夫人生于日爾曼貴族，既長僑居于俄，遂善俄語，與俄人無少異。然其德人之特性固未盡除，容貌則白中泛微紅，眼碧髮黃，一絕美中年之

歐婦也。夫人今日獨坐房中，閱一函，閱竟色若不怡，置函于案，自語曰：哀哉！此兒言已，悽然久之。若有所思，蓋夫人無子女，伶仃孤獨，故易爲他人事，槎觸于懷，起無限之愁思。性最仁慈，遇人困厄窮乏而乞助者，罔不應之。如響。夫亡遺下家產甚鉅，夫人遂爲聖彼得堡富人之一。又來因堡施屈來司銀行，與戶部有往來之交際。戶部有急需時，每向挪借，故于財政界大有影響。爲俄皇所重視，前因借款事，俄皇特賜夫人以來因堡男爵云。夫人自得此爵後，諸貴族咸欲夫人一至其府第，以爲光榮，故爭延致之。夫人既擁鉅資，加有才識之明慧，所到之處，人咸欽敬。貴族中却有一家，來夫人常往晤談，視如己宅，與其母女情投意洽，水乳交融。此貴族何人，則警察大臣加錫坡夫之府第也。加夫人驕矜剛愎，富貴氣咄咄逼人。來夫人和霽圓融，與物無忤。二人性質大相逕庭，彼二人之所以相得者，非欲效古人佩韋佩絃之風。

以爲彼此切磋之地，其所以相得者，乃欲彼此互相利用耳。旁人不知誤以爲彼二人真爲親切，不知來夫人所最爲親切者，乃芙兒小姐。脫二人真爲母女，則天下母女之愛情，其親切無有逾此者矣。芙兒秉性溫和，其愛母之情，遠不如其愛來夫人。斯無足怪，蓋其母乏慈愛之性，已不能愛人，亦何能使人愛已。芙兒自幼極戀母，母性剛愎，事事與之背馳，宜其多愁悶也。今既遇博愛之來夫人，不啻尊如天帝，芙兒始識來夫人時，年纔八歲，自後入校讀書，得以學生之資格，入于社會之交際場，其心胸所有懷抱及希望，莫不盡告知來夫人，而視之如母，乃近數禮拜以來，芙兒忽然心緒煩亂，憂思日深，每見輒歎，他人不知其原委，惟來夫人獨知之。知其怨母視己如玩物，而于擇婿一事，專斷獨行，并無一語商及也。來夫人既閱芙兒函，竟復自念曰：芙兒與亞來克錫司訂婚已二載，彼滿心謂亞從軍如是之久，其事或可有

變更不謂亞今凱旋其婚期即在伊邇其襟抱不怡可知吾思二年前其母爲擇婿時極愛亞之人才不肯有異議而乃泉冒夫子爵亦迫其子聘芙兒爲婦亞時遠征勉從嚴命此婚姻固出于強迫實非彼二人之自願也夫人思罷長歎乃追憶二十年前歐洲亦有類此之事已亦個中人于是又念及一少年學者正凝思間忽聞欵門聲一婢持刺入白客至夫人視其刺署曰教育家尼古拉高索維虛寓聖彼得堡大學校婢曰客在書室欲見夫人夫人曰汝出告客吾即出見原來弗敵納在時有耽書癖不惜重價搜羅異書秘籍遐邇知名故欲售古籍者罔不千里造門昔人有言凡物聚于所好大抵如斯于時來夫人即起身步入書室見一長身儒服之學士立起施禮曰男爵夫人余不避冒瀆之嫌特來請夫人一閱此書言訖將包裹放開將書置于案上其書乃一巨冊裝訂極爲華美客曰此書乃敝友英國鄂斯佛大



學總教習慕賴贈余者，今余經濟困難，不得已而售之。言至此，嘔噓欷歔，如有深憂隱痛而不能遽出諸口者。夫人蹙然曰：客請坐，客低聲稱謝就坐。夫人問曰：君究爲何事，不妨直言之。客乃答曰：余欲以此書易錢，以錢寄給舍弟。舍弟係言至此，聲隨淚落，一時不能畢其辭。良久乃續言曰：舍弟係國事犯，流竄于西伯利亞。夫人聞之，歎曰：哀哉！令弟何不幸至此？于是不暇問書名，卽問曰：君書之值，究須幾何？蓋動其感情者，非書也。實以客之言辭淒楚也。客曰：書價若干，請夫人自定。夫人曰：此則不能，此毋乃侵君權限？且余亦無決斷書價之才。客曰：吾等教育家，嘗聞聖彼得堡之文人談說，尊府爲俄國特別之圖書館，何至不能評判一書之價值？夫人曰：此究爲何種書？客曰：亞爾弗來特泰立生之詩集也，爲希世珍秘之書。余雖寶貴之，奈困乏，何？不得不售。既售之，將以是金寄給困苦之舍弟。夫人惻然哀之曰：吾願贈君以

所欲得之書價而不取書。客起曰：夫人祈恕余罪，余雖貧，實不甘爲求丐之舉。夫人正色曰：君誤矣，余非有意冒瀆君，因君不肯自言其書價，余又門外漢，將若之何？客默然片刻曰：夫人有善識英文之友否？夫人曰：有之。余書記伊文栢羅斯監素善英文，當請彼來爲君一評其值。客謝曰：如是甚幸。夫人遂手按几上銀鈴，俄一僕趨入。夫人曰：往請栢先生來此。言余欲晤談。僕曰：栢先生于一小時前出外，瀕行時囑僕謂夫人有事可呼彼，彼當卽回。夫人謂客曰：不意栢書記適不在家。客曰：不妨，余當少待。夫人若肯容吾暫留此室，多閱未見書，以飽眼福，實爲平生之幸。言時目注堆案之牙籤萬軸，若不勝其歆羨者。夫人曰：諾。言訖趨出。客拱手致謝。夫人既去，客闔其扉，頓改溫文儒雅之風，一變爲敏捷活潑之偵探家。賴達耳夫也。環室走視，其捷如風，旋附門旁傾耳而聽，須臾急趨一桌，從衣袋取出鑰匙，一一開其抽斗，徧繙

各紙每閱一紙、賴之顏色頓變、忽作奮迅色、忽作絕望色、忽作預度色、嗣又啟一私抽斗、不禁愕然、蓋得見其所欲見之物也、于是笑容可掬、取二紙置夾袋中、急閉其抽斗、移時復將所繙諸紙依次整理、復置原抽斗內、扇鎖既畢、立起揚揚自得曰、賴天之助、竟被吾探得真際矣、

#### 第四章 習樂

逾時有一少年步入書房、美丰姿、年可廿二三、僞教育家適手持錫拉詩、

爲德國詩人兼工詞曲  
卒于一千八百零五年

伴爲專意諷誦、漠然若不知少年之入

也者、少年行近言曰、君乃教育家高索維虛乎、客始拋書驚起曰、僕耽詩乃致失迎、乞恕罪、少年持刺置于几曰、請坐、賴達耳夫睇視其名刺曰、伊文栢羅斯監、乃持泰立生詩集而言曰、久聞來夫人有善鑒定詩集之盛名、僕因困于經濟、故來售此詩、伊曰、頃者夫人已具以此事告余、言已取書而繙閱

之。却說伊文乃本書中極有關繫之人，請詳言其歷史。距今十五年前，聖彼得堡有一音樂教習名馬克兒栢羅斯監，性磊落倜儻，博通藝術，挾其技周游全歐，結識各名城音樂大家，得爲英國高公貴族某君所激賞。某君因力勸游英，于是馬遂之英，僑居未及一載，倫敦人咸稱道之。英女皇屢次召演音樂，名譽益盛，財用益舒，歲餘卽迎其妻暨兒女至英，欲爲久居計。妻名亞歷山竹林，子名伊文，年僅八歲，女名埃兒達，年六歲。馬夫婦睦雍，一家同居樂郊，意彌欣適。凡俄人旅英之負聲望者，咸樂與馬往來，恆集其宅，一時爲人推重如此。自此以後，數載光陰，實爲馬一生最安逸最愉快之時代。何圖樂不能長，旅英未及四載，而厄運遽至。馬妻忽患傷寒症，寒熱交加，日甚一日，未及兩星期，遂卒于倫敦。馬悲痛愴惻，携一雙無母之孤兒返里，葬妻于俄都郊外弗勞村祖塋。葬後二日，以悲愁致疾，纏綿經旬，憤然自置死生于

度外不事醫藥，其病亦竟愈，但兩目昏花不能辨物，自念幸得回聖彼得堡，兒女亦頗純孝，可以稍慰餘年，不意馬之命宮磨蝎，即此些須微福亦不能久享，忽然間無端生出一事，乃聖彼得堡警署探悉馬僑居倫敦時，有與虛無黨人謀弑俄皇及議革命于私宅之事，謂馬雖非黨魁，然彼既許俄國黨人議事于己宅，亦必預聞其事，烏得言無罪，遂密議逮捕之。一日薄暮，馬正在家閒坐，聽其女鼓琴，忽聞叩門聲甚厲，伊文啓關，有一警員率四卒而入，趨近馬前，手按其肩曰：余奉俄皇之命來拘汝，馬驚問何故，伊文兄妹亦窮詰原委，警員不肯言，竟拘之而去，兄妹相對痛哭不已，伊隨出探聽，聞父已幽禁于泊曲六寶爾甫斯格大牢，自此親故不得相見矣。當馬離倫敦時，將其平日蓄積之金，由英銀行滙至俄之來因堡施屈來司銀行，俄銀行執事見金滙至，多日無人來取，遂遣人往覓金主，始知已被逮入牢，曩時馬克兒

曾在銀行股東施屈來司家課其子，施頗重視之，今見馬之被逮，子女無依，不覺淒然有動其中，移其敬馬之心而愛憐其子女，且馬現有金存儲銀行中，益當代爲秘密，不使政府得聞，潛謀所以教養其兒女之策，其時伊文年十二歲，爲送入高等之私立學校肄業，而留其妹埃兒達居己家，伊文敏慧勤學，既畢業，年方十六，復爲送入工業學校，未數年又畢業，居于施宅，偶邂逅來夫人，夫人憫其遭際，且聞其善英文，殷勤慰藉，甚至囑爲譯英籍數種，以成俄文，由是夫人益知其才而賢，遂延爲書記，當馬被逮時，埃兒達年甫十歲，每思其父被拘時情形，常竊自避人，悲憤不已，蓋埃幼嗜音樂，有父風，最爲父所鍾愛，稍長，酷好鼓琴，父遂教以琴曲，性明慧，稍學便工，及寄居施家，施憐其困厄而才，欲其成一絕詣，乃送入音樂大學校肄業，曾幾何時，遐邇咸知其名，未至卒業，貴族每有大宴會，必延埃治樂焉，在校與同學愛娜

道斯格相識久之交漸深。竟成莫逆。于是埃移居愛家。如是者有年。愛之父某亦以音樂聞。俄京諺語有云：（音樂部無道斯格、音樂之道母乃闕）其爲人所重如此。今既略述馬之家乘。當更言伊文與賴達耳夫之晤談。伊文繙閱書籍時。客偷視其容目。不他瞬。伊既閱畢。曰：此書似非全璧。泰立生尙有詩數種。今乃無之。客謝曰：此非僕故物。故不知其詳。伊文曰：據夫人言。此書爲英京貴友所贈君者。然乎。答曰：然。乃敝友鄂斯佛總教習慕賴所贈者也。伊文正色言曰：甯不其然。其聲清厲異常。客怵然心疑。伊文已窺破其隱謀。特不解何處失言。致被窺破。今無抵制之法。祇得默爾而息。徐觀其後。少頃。伊文復問曰：鄂斯佛總教習慕賴。今旅居聖彼得堡耶。答曰：否。彼居鄂斯佛大學校。伊文曰：彼嘗來遊俄耶。客曰：此非近時事。曩者僕在柏林（德京）嘗逢彼。伊文曰：由是言之。此書乃彼在英郵寄君者也。客默念不圖今日

乃受彼之審問、因急對曰、此事僕已具告來夫人矣、伊文復繙閱末頁、乃作相輕之色、微哂曰、君欲售此、需值幾何、客曰、鄙人無鑑定書籍才、欲求勝僕者而鑑定、決斷之、伊文拱手曰、恕余妄言、此書不值列于夫人藏書室之奇書中、雖然、君既以經濟困難來而欲售此、以濟眉急、余妄爲評判、在聖彼得堡時、值當得十二羅卜也、客憤然曰、鄙意度其值當三四倍于此、不然、決不敢煩來夫人鑑定、更以瀆君也、伊文曰、余意君當不謂余故說此廉值也、客縮雙肩、包書畢、起而言曰、異書之價、惟識者能定之、伊文他顧不答、客歉然不自安、復欲以婉語諷之曰、請寄語來夫人、謂教育家高索維虛、以其友人慕賴所贈、僅值十二羅卜之書來、妄瀆夫人、于心極爲不安、客且言且行、已至書室之外房、此語甚尖利、伊文安能隱忍不報、一手掣鈴呼僕入、乃謂客曰、余當遵命告夫人、君若不信余言、請閱此書之末頁、有俄文之價碼、在字



迹甚新似寫無幾時者再會再會遂命僕曰送客出

第五章 凱旋

俠

却說乃泉冒夫因其子陸軍大佐亞來克錫司戰勝而歸特于邸第大開筵宴以歡迎之是日客廳陳設甫竟壯麗異常各貴族已紛至沓來列坐一室

中有數人面色黧黑鬚髮斑白乃曾率大軍血戰于亞耳買之老將也

俄土戰役

碎

英法土聯軍于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大敗俄軍于亞耳買之地胸前懸掛俄皇所賜之寶星纍纍以

琴

示其曾經百戰坐客中亦有外交老手數人平生不事他事惟專心探聽歐洲各國政府之秘密情事故列國大半之密事往往爲其所知此外則爲銀行之股東外國之公使總之此次盛會俄都上等社會人物莫不與于其間且說保羅乃泉冒夫身材魁梧氣概雄武年約五十餘身著軍服佇立廳事前歡然迎迓來賓乃爵滿面有得意驕矜之色斯無足怪蓋俄國貴族中之

緣

勳業更無有逾于彼者、其祖曾佐大彼得帝創議建都于尼活河濱、故乃泉  
冒夫爲諸大貴族之一、名噪一時、乃爵自少剛猛善戰、屢蒙俄皇賞賜寶星、  
襲其父之勳爵、今其子又建奇功于土耳其之境、光耀先人、衆賓交頌、其歡  
欣可知、廳旁玻璃植物室、各種奇花異草、時有香氣襲人、廳事飾以各種花  
卉、繁盛悉如赤道、綠葉叢中、懸以鳥籠、鳴聲和諧、與遠遠樂聲相和、奏樂者  
爲道斯格、乃樂部之領袖也、奏樂室與廳事相隔數室、故諸客惟聞其音、而  
不見其人、此番宴會中、衣飾所最焜耀者、首推乃泉冒夫與芙兒二人、其次  
爲加夫人、加夫人衣十七世紀俄式之美麗服、此衣與其祖姑嫁于俄皇少  
子時所著之衣同爲珍物、夫人徒步往來、氣囂囂然若自矜、私幸積年之希  
望將達、此後三禮拜、芙兒將與亞來克錫司結婚、吾將見吾女爲此宅之主  
婦、是不啻爲俄都上等社會之女王也、芙兒濃妝、容顏益麗、衣巴黎式之純

白服、他婦咸以珍珠寶石爲飾、惟芙兒無之、祇有一金剛鑽簪飾其髮、溫雅無匹、秋波流轉、令人神志搖搖、諸客咸稱、謂曰、貴族中獨一無二之佳人也、鐘鳴十一時、尼古拉司疾馳而來、欲與乃父密談私事、加錫坡夫見其子來、知有他故、頓時神色沮喪、原來加先命使者數輩物色賴達耳夫、使者絡繹回報皆言未見、今見其子來、急急問彼何事、尼悄語曰、請父暫往旁室、既至、尼乃徐徐言曰、父今夕未得消息乎、加曰、汝不知吾爲此事焦思無術耶、汝不宜問吾、吾當問汝、究因何事而來、尼曰、各處俱樂部、即總會乃一小部分人集貲實室爲游憩消閒之地、相傳內閣不日有更調之舉、加曰、謠言恒有此不足信、汝儻別有所聞、可告余、尼囁嚅良久曰、謠言謂冬宮內又獲虛無黨佈告之檄文、加惶怖歎曰、天乎、何窘余若此、言時憂懼萬分、身搖搖幾不能自持、蓋此消息若確、則彼之宦途殆將告絕、此後不得復立于政界、社會之聲價亦將從此

墮落矣。移時恐怖心稍定，面色仍若重有憂者。問曰：誰獲其文？答曰：未知其人。加曰：天乎！脫此言而入高歇敲夫之耳，余之仕途絕望矣。汝尙聞有他惡耗關係汝父乎？尼曰：吾聞之。其檄文已呈俄皇御覽，加坐而流涕，哽咽不成語。掩袖悵悒，若罹重罪。尼平日雖屬鐵石心腸人，至此亦不能不流涕相勸。曰：此固不幸之事，當徐思他計挽回之。加仍默然無語。尼知其父宦途之可危，乃曰：兒當具告吾母，同熟籌之。加急握其臂止之，曰：不可不可。汝母知之，恐或躁怒失言，廣場大衆中殊爲不雅。姑少待，少頃吾自設法。加眉峰緊蹙，扶几而起，默思。倫或賴達耳，夫已探得逆迹，前途尙有一綫之希望。于是愁容稍舒，神色如故。恃已之官運盡在賴之一探中，遂謂尼曰：汝速乘馬車往告高歇敲夫，謂余已探得亂黨之蹤迹，不俟天明，余當盡拘都城之虛無黨，不使有一名脫逃。尼曰：確乎？加止之曰：無須問，但依余之語往告之。余藏有

黨人之名錄，有百餘人，皆屬形迹可疑，惟乏確證耳。今檄文既出，余亦不暇顧慮矣。姑用苛暴之手段，立告陸軍大佐海耳夫孟，預備軍人一小隊，今夕吾將黨人名錄交彼。此等人雖無實據，吾亦將擒之，以救燃眉之急。俄皇聞之，或能寬假數日，以後吾可徐徐審察革命黨之源流，一舉而殲除之，寧不大快。尼古拉司聞命急出，上馬車馳往相府，加于是強拋愁緒，佯爲歡笑之狀，復入客廳與諸客閒話。乃臬冒夫忽持一函欣然趨近，加前謂曰：君憶三年前，吾等赴美公使署宴會所遇之美人乎？加曰：非議設空中鐵道于聖彼得堡，及欲設德律風以通墨斯科者乎？乃爵曰：是也。今其人又來此，所奇者彼曾遇亞來克錫司于亞細亞，亞託彼帶家書一函，特來親自交余。加曰：奇哉，彼何以遇亞？乃曰：彼旅居土耳其斯坦，具有冒險之性質，歷試諸艱。今晚吾儕將復見彼。加曰：彼驟入吾等貴族社會中，得毋自慚其弗類？乃曰：否，吾

生平未見美人入于他國上等社會中而慚作者，彼一入他社會，即能舉動悉類他社會中之老練家，况彼既爲吾兒遠道寄書來，此其人尤吾所當敬愛者也。乃言未畢，忽聞前廳諸客誼譁，又聞一客曰：「感謝相告，余知之，余乃此府之友，其語聲類英而音似美，聲未絕，已入內廳。此客年約五旬，狀貌雄偉，舉止高邁，目光爛爛，鬚髮未斑，著軍人衣，一望即知其爲琴脫而孟也。」譯上等言人也，君子人也。乃遂疾趨而前，殷勤握手曰：「高勃將軍，客亦握乃手曰：「乃爵，余未知貴府今晚有此盛宴，知則不敢遽來，但明早余即欲離聖彼得堡，故今晚不得不來謁吾友亞大佐之父，交其託致之書函。」乃曰：「余幸得瞻仰風采，小兒頻于信內稱述盛德，君今幸臨寒舍，余將謝君爲小兒寄書之惠，言訖，介紹加錫坡夫與相見，高勃略視室中陳設，遂與加握手曰：「君尙憶曩日在美公使相晤談乎，乃爵復引高勃見諸賓，時近十一時有半，加錫坡夫有事自

去高勃適與來夫人坐處相近，因與互談。來夫人初作法語，繼作德語，高勃皆不省。後作英語，乃歡然暢談。其時加夫人挈芙兒追躡，加後欲有所語，加停步俟之。芙兒問曰：人言乃泉冒夫大佐，今晚不及抵里，此語確乎？加曰：此不過汽車遲到耳。汝何以呼汝夫？曰：乃泉冒夫大佐。汝當呼其名。語未畢，忽見一僕入而稟曰：大人恕僕越俎一言。今有一客自稱二十三，欲謁大人。加沈吟曰：二十三，暗思警察簿上第二十三號，乃賴達耳。夫之號碼也。賴既來報，必已探得黨魁之蹤跡。余之宦途，或不至于絕望。遂謂芙兒曰：汝暫陪侍汝母，少選吾卽回。言訖，偕僕匆匆遽出。僕引加至圖書室隔壁之小室，啟戶則賴在焉。加一觀賴之顏色，卽知所希望者未盡斷絕。喜出望外，兀坐椅上。亞緬述其探得之情形。有來夫人之書記栢羅斯監私通虛無黨，言畢袖中出二紙呈上曰：此是證據，得之于其秘密抽斗中。一紙乃其尼活出版之草

稿一紙乃黨徒百六十三人之姓名錄，加一旦獲此確據，不難將虛無黨主義一舉而擊破之。若此時捕得姓名錄上諸人，則聖彼得堡現今之革命火，可以從此永滅。加于未見賴以前，愁眉深鎖，今既見賴以後，則大非昔比。一切愁緒皆消，前後迴若兩人，舉步發聲，皆有無限之快樂。既而自思曰：吾不意竟能成此大功，趁今夜天未及曉，盡捕黨人，舉虛無主義而悉摧滅之，使全歐之人聞之，必曰：加某不愧爲俄羅斯國之重臣，俄皇之性命，賴其保全也。彼時不知俄皇將何以酬吾勞矣。正思想間，忽聞欻鈴鏘鏘漸近，賓客紛紛歡躍，乃急趨入廳事，見乃爵喜形于色，入告諸客曰：吾兒亞來克錫司將抵舍矣。已而欻鈴聲愈近，人語聲、馬蹄聲、嘈雜一片，賓客紛紛擁至大門外，迎接凱旋之年少將。斯時音樂班遽奏歡迎之曲，未幾馬止，欻鈴聲絕，僕從歡呼曰：少爺到，少爺到，亞來克錫司下轎奔入。



## 第六章 歡宴

俠 却說亞來克錫司乃泉冒夫威儀肅穆、相貌堂堂、不愧爲俄國少年名將、一  
下榻卽趨至父前行禮、旋又招呼賓客、諸客皆趨前握手、締殷勤、亞徐解戎  
服、摘佩刀、授于其僕、亞之身材修短中度、風姿絕世、目炯炯有英氣、髮作栗  
褐色、與日光曬黑之面恰相映照、隆準大口、頰下微有髭鬚、觀其貌卽知其  
品格之高、言信行果、見義勇爲者也、亞向父問安畢、轉身與芙兒握手、且以  
吻親其兩頰、旁觀者咸詫以爲西禮、此等接吻、非極親愛之儀、乃兄妹相見  
之禮也、若謂與未婚妻離別多時、會晤之際而如此者、實未曾有、亞此次戰  
勝歸來、賓客咸樂與寒暄、目有視視亞、耳有聽聽亞、亞之一身、遂爲衆人耳  
目交集之地、高勃適坐遠處窗下、與來夫人談心、乃爵趨近告曰、余子歸、君  
等皆其良友、請往迎之、遂爲前導、亞覩來夫人來迎、疾行數步、趨前呼曰、男

爵夫人吾日念君也乃爵曰尙有一位老友在此亞睇視高勃即移步執手呼曰吾友高勃幸得玉趾臨寒舍吾樂無極初吾度君已回美洲不意猶在此間今夜之樂可謂完全無一毫缺憾矣衆客聞亞之語言親密懇摯爲之驚歎不已蓋亞一入門來除與其父語言親切外餘人皆泛泛不多應酬今與高勃語而獨發出一種真誠懇摯之概無怪諸客驚怪欲詰高爲何如人也加夫人見之不覺生怨懟心因亞與芙兒會晤時頗形冷落大廳廣衆百目共覩難免被人譏評又以亞與高勃適纔語言之欵洽更使與芙兒會晤之冷淡昭然益著加夫人注目視亞欲有所語亞知加夫人將有責誚之言遂于衆客中握高勃手而言曰吾父與來賓猶未知此君與余相識之歷史諒此異事在室之人必樂聞之衆人愕視默然聽亞語亞又曰容余縷告此君乃余之大恩人余今得生還與諸君樂叙皆此君之所賜再生之惠余曷

能忘願諸客助我以卮酒爲壽衆客稱奇曰既屬大佐恩人吾輩自當盡禮言罷咸寂然急欲聞奇事亞曰微此君之義勇余早已埋入亞細亞荒原矣高勃曰此舉乃弟之義不容辭君推獎未免太過衆人呼曰亞君請續言其詳保羅聞之手按高肩倍形親愛來夫人意頗欣躍從旁讚歎曰任俠哉美人也亞乃述一年前余隨高夫孟元帥遠征余率軍士一隊前進駐紮于韃靼之曠野與土哥孟蠻馬隊大戰吾等先據其險要以備有大隊敵人之來攻既暮余爲先鋒奉命移營前進偵探敵軍之消息不圖行未數里伏兵四起衆寡不敵余束手被擒解至大營囚禁毳幕中前此大戰時敵帥有子陣亡因此憤恨故定余死罪以爲伊子復讐當定吾罪時別有一被虜者在旁亦擬定以死罪其人自訴已乃美人游歷至此並非俄之軍士請留于此告吾家持金來贖何如敵帥允之迨將天明余聞有人自鄰幕來尋低聲以英

語囑余毋驚、且曰、吾非君敵、乃君友也、彼遂與余握手不啻故人、俄又釋吾手足之練、囑余勿作聲、彼則退立于幕中黑暗處、忽見門首人影一閃、一綫微光中、現出土哥孟蠻人之黑面若帶怒容、此即敵帥有子陣亡而欲殺吾報讐者也、手握七首光芒四射、趨前將近吾、余手無寸鐵、祇得閉目禱天待死、倏然光如閃電、繼以鎗聲、敵帥頓踣、彈穿腦際、斯時援軍適來攻敵壘、敵軍無帥、營中大亂、遂被攻入、吾幸獲生、蓋此燃鎗相救者、即吾友高勃也、衆人齊聲呼曰、勇哉高君、義哉高君、洵屬難能可貴者已、保羅其時雖未有所稱說、然聞亞之言、心中大爲感動、幾乎涕零、深感高之恩誼、惟一時未想得適宜之語以達其悃忱爾、此時高勃立于室中、諸客圍繞、咸贊頌其勇俠不置、高曰、救人之事、分所應然、安敢受諸君過譽、今蒙諸君誇詡若是、鄙人撫心自問、益覺名過其實、彌增慚忤、于時有俄海軍某武員詰高曰、君既知己

命無患，不過待贖而已，乃不顧利害，竟仗義救他人，轉置己身于死地，何耶？高勃笑曰：吾儕生于世界，遇難何容不救？徼幸成事，實賴機會，諸客又問：高何故獨自旅居遠邦？于是高緬述其來歷，原來高勃名三泊的末司，生于美之開脫克省，自少倜儻不羈，沈毅好冒險，當南北美大戰之時，高募集馬軍一小隊，自率以赴戰，嗣後漸次遷擢，得統旅團，及戰事告終，擢爲陸軍大佐，惟清貧猶勝于初，亟欲營資產以自振，于是辭職，往加鱈寬尼省謀生計，數年之間，或業礦師，或開商店，致富者二次，因來者漸多，遂致同遭擢敗，尋來東爲煤油商，初致富，繼又敗失，近聞黑海岸，俄地產煤油甚多，營油業者異常發達，第四次求富之心勃然又起，爰招集股本，設一公司，壟斷其地所產之油，高勃爲公司之全權代表人，探訪其地油業情形，旅居白可者有年，白可爲俄國煤油之中央部，傳聞土耳其斯坦金礦甚富，高勃遂欲潛赴其地。

而經營之，深恐歐美之人一聞消息，羣相奔赴爭採，如往日非洲之金剛鑽、礦、澳洲之金礦、世界各國之人蟻聚麀集于二地者，無慮千萬人，故此大匿迹銷聲，孑然孤往，趁小輪渡裏海，持一幅地圖深入其境，程途迢遞，日月逾邁，亦毅然不懼，與之同行者，僅鄉導數人而已。此數人或屬希臘教，或屬回教，彼等誤認高爲美教士，高勃亦不明告之。雖同處日久，高勃亦未言及耶教之理，壹心決意深入內地，欲至產金之所。詎知行至半途，卽爲土哥孟游牧蠻人所擒，雖被擒捉，自知無性命之虞，故不覺其可危，被禁數日，蠻人欲探知其爲何等人物，以便定勒贖之價值。此後之歷史，則已由亞來克錫司述之。毋庸更贅，衆人聞之，咸歡幸異常。于時樂聲大作，曲調新穎，善移人情，座中之客皆聞所未聞，高勃欣然言曰：此乃星旗曲調也。衆始知保羅欲示歡迎高勃意，故使僕人囑樂師爲奏此北美曲。曲旣闋，保羅與亞互執高手。

納之上座，奉觴爲壽。于是賓主僉同聲歡呼曰：美利堅萬歲，席間衆人紛紛談論，無非論高亞二人之事。于時座中貴族擬排日宴高勃于其家者，頓時有二十餘人，高勃明日應赴六家之宴，六家之中最爲禮貌殷勤者，則來夫人也。來夫人謂高勃曰：君之勇俠，吾極佩，不識君能久居聖彼得堡乎？高勃答曰：久居恐不能，余類空中之過鳥，來夫人曰：君語余誠未解，高勃笑曰：所謂空中過鳥者，喻余留此無幾時，將赴他所，此後成行，或止，既無定踪，亦無止境。夫人歎曰：吾知之矣，吾子身煢煢，欲旅行而不得，其苦更何如也？夫人語此時，欷歔扼腕，不勝其悲，言罷凝眸含涕，俯首視地。高勃微窺其心事，將有所言，忽有斐斯羅子爵來，此人平日極傾慕來夫人，而欲求之爲室者，今見來夫人殷勤與美人語，備極親愛，不覺妒念頓起，故突如其來呼曰：男爵夫人，我儕之美友，今日得受莫大之榮矣，高勃知其言諷已，酌酒不應，來夫

人夷然答曰然、彼乃義俠之大人物、應得人人敬禮之、旋又詳視二人之形貌儀度、高勃軀體偉岸、形貌端正、有昂藏丈夫之概、斐爵身材短小、軀體瘦怯、有弱柳臨風之概、欲知夫人之心誰屬、覩其眉目之間可矣、無怪斐爵觀之嫉妒、不自禁良久、乃言曰、高君在俄未久、乃于此間風俗人情極爲熟悉、亦何異故鄉、高勃睨斐曰、君言誠然、美人居俄、乃較俄人爲習于俄俗、俄人雖不吾及、吾等決不肯嘲笑之、來夫人曰、此言良是、斐爵君以爲何如、斐尙未答言、忽綠樹陰中有俄樂聲悠揚飄出、沈絲婉約、暗移人情、一聞妙音、即知其人之善于音樂也、俄國貴人學士素以嗜音樂聞、于是衆客頓止閒談、傾耳靜聽、曲闌讚好聲不絕、曰美哉仙樂、安得更聞之、保羅正聞而驚喜未及答語、亞來克錫司呼曰、父、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如此仙曲、余不聞已多年矣、言訖微歎、保羅見其感情聞樂觸發明知其往日癡情尙



未斷絕笑而不言。加夫人曰：賤族中乃有此奇才，余竊以爲怪。斐爵曰：是誠可怪，暗忖可借此語以諷高勃出身之低微，遂謂高曰：高君賤族中人，常有數種之本領，吾等貴族皆無有也。因斯時闔座賓客除高勃一人之外，皆有勳爵可稱，故出此言以諷誚之。言時衆人咸知其命意所在，高勃向斐微哂曰：然昔人有言，貴族皆無心之人，君亦謂此語爲然乎？亞急以他語亂之曰：請召樂師奏天佑俄皇曲，與諸君共聽之。衆人咸曰善，於是保羅以手招僕來，命之曰：速召樂師至此，當衆彈天佑俄皇曲以娛賓。僕去不旋踵而回，適其時保羅與加夫人閒談，僕人低聲附耳以告，保羅愕然起立曰：余呼彼來，聲若洪鐘，衆客驚顧，保羅欲有所問，保羅忽笑，此笑非尋常之笑，乃憤極而笑也。彼向來言出人咸莫敢違，今初次遇此人，違忤其命，于是忿怒不可遏，曰：此奏技之音樂師，謬承諸君賞鑒，吾故令其更奏一曲以娛賓，不意彼竟

敢違吾命、不願奏天佑俄皇曲、衆客曰、恐樂師有誤會之處、故不即來、願更呼之、頃之僕去、又回、佇立不敢前、顏色惶怖、保羅呼曰、來前、僕始敢趨近、低聲相告、旋即退下數步、如驚懼無措者然、保羅大怒、目中噴火、大聲罵曰、何物賤種、敢以此言令僕人回復、吾拒絕吾命、保羅愈思愈怒、不可遏、闔室之人、個個驚懼、保羅又呼一僕曰、海乃、加速取吾鞭來、更偕愛朝夫往、同曳音樂師至此、言訖、坐下、怒氣勃勃、忽又立起曰、諸君恕吾暴怒、請試想像此爲何等語、彼謂其非余之奴隸、不願奏天佑俄皇曲、請諸君拭目俟之、余當威迫其立奏、不奏終不已、須奏至諸君厭聞而止、則賞以五十鞭而釋之、加夫人曰、當以百鞭相賜、加錫圾夫曰、倍之、尤當其罪、餘人各無語、惟袖手旁觀、此事如何結局、保羅繞室疾行、酷肖怒獅、俄聞室外、如有格鬪聲、衆人紛紛目視室外、曰、有一女子來、

第七章 碎琴

却說愛朝夫海乃加二人挾持一少女入室，此女手携一琴，目光如炬，既入室，掙脫僕手，直趨室之中央而立，厲聲問曰：主人在何許？此等無禮之舉動，將誰任其咎？保羅趨前呼曰：女子且休，爾殆自忘却爲何等人乎？爾既到此，便當從吾命奏曲，吾乃保羅，乃泉冒夫子爵也。女子兀傲作不屑視之色曰：何物僞荒，竟敢迫吾從命，余非爾僕，非爾女，余乃俄國之自由民，決不從爾命。女怒目而視，語聲清徹，毫無懼意。保羅此時頗處騎虎之勢，頃者盛誇己之威權赫奕，一言既出，人莫敢違，今乃不圖爲一區區弱女子當衆前相窘，此辱何能堪！此女子何人，則埃兒達柏羅斯監小姐也，生性豪爽，不肯下人，今保羅貿貿然命其當衆奏曲，視之不啻其奴隸，埃寧肯降心聽命，故出言忿爭，絕不爲其權勢撓屈。保羅聞言，面色忽紅忽白，目中噴火，怒氣轉若少

息此非由于心折埃兒達之言而然，實欲籌度一善策以屈伏埃兒達也。譬如虎狼搏人，必先伏而後起。少頃厲聲言曰：余誓必使汝聽命。汝未知余爲何人，余今告汝。余乃保羅，乃泉冒夫子爵也。埃兒達盛氣對曰：余誓不從汝命。余乃埃兒達柏羅斯監國事，犯馬克兒之女，余決不奏天佑俄皇曲。其時旁觀諸客，無一人敢進言者。保羅怒極，薄如痞人，不寒而戰。一時竟忘却己之身分，且有滿座之賓客，直前奪取海乃加手中之鞭，步近埃兒達身旁。亞來克錫司見之，急迎上攔阻曰：父請息怒，願恕之。保羅大怒曰：是何言歟。汝宜速退，余誓迫此女從吾命。奏曲不然，則受吾之鞭。毋許他人干與。言次其聲愈厲曰：彼非僅辱吾一人，亦辱吾客并吾皇也。吾誓鞭之。遂呼海乃加愛朝夫執女子兩手以受鞭。二僕遵命執之。保羅提鞭告曰：汝速奏曲，今猶未晚。苟不爾爾，吾誓必鞭汝以洩憤。此處無有能解汝之厄者。汝其三思。余言

既出若駟馬之不可追也。言竟提鞭益高，瞋目睨女，以示欲擊之狀。埃夷然無懼色，保羅怒若少息，復呼僕曰：「可強彼使彈，且垂鞭告語曰：此余末次之宥汝，汝宜從命奏曲，毋貽後悔。」汝究何所恃而無恐耶？埃依然不屈，舉起手，中琴高逾于首，擲于保羅之足旁。琴頓時碎裂，滿堂失色。埃厲聲曰：「吾恃此而能自保不辱，噫！保羅此時直被大辱矣，不意氣雄萬夫之人，竟不能逞志于區區一女子。此時惟有鞭女乃足洩憤，遂提鞭直前擊女。高亞二人急奔上阻止，鞭未及女身而已墜地。保羅怒火上衝，暈倒于地。亞急奔至女旁，挈女手，低聲告曰：速隨余出，高勃當此紛擾之時，明知女不急去，恐有不利，亦勸亞速導之出，已則俯身掖起保羅，扶至矮榻而臥。時賓客有知醫者數人，羣集診視，紛紛議論，少頃確定非危症，不過腦中不勝其忿怒，一時猝然暈倒，俟偃臥數小時，便可復原。逾五分時亞返，趨近父旁，神氣頹喪，面客慘戚。

及詢知此非危症，心中始稍舒，遂揖謝諸客曰：「因意外之事，致宴會不終，殊深抱歉，尚求曲諒。」諸客咸起告別，亞送之出，獨留高勃在室。賓客去後，保羅昇歸臥室，始漸復其知覺力，旋吸鴉片烟而臥。亞乃邀高同歸己之寢室，中心惆悵，竟難成語。久之，悽然懇高曰：「高勃吾友，余之命運定于今夕，願君助余，高勃駭然，方欲問之，亞又言曰：「君殆未知家君所責之女爲何人，彼乃吾生平摯愛者也。吾將聘之爲室，高勃聞其語，驚喜交加，一時不知所對。亞又曰：「距今三年前，吾遇彼于美術學校，其時彼爲女學生，雜居衆人中，以余觀之，此女之美麗敏慧，可稱曠世無儔，余從此遂凝思夢想，一心傾嚮，嗣乞來夫人介紹，乃得與之晤語，余愛彼綦切，遂以姓名告之，而求締婚姻之約，不意埃兒達不允，彼欲先得家君之許可，然後方能允諾，彼謂此段婚姻于吾之前途勳業恐有不利，且恐吾因此失父歡，而不得安居，聖彼得堡，其言篤

摯誠可感，然余一切拋之度外，毫不足繫吾念。吾願辭武職，離鄉井，與彼同居，卽捐棄一切所有以從之，亦無不可。力求其允諾姻事，埃仍不聽。家君微有所聞，詰責吾。吾遂辭家往晤埃兒達，物色數日未之見。吾方疑其離此他往，未幾日，余遂奉命遠征土耳其斯坦之蠻族，及行抵中央亞細亞，得家書，謂芙兒加錫坂夫已與余訂婚姻之約。俟余歸里，卽當完姻。余因屢覓埃兒達不見，疑其棄余，故未馳書以阻此段姻事。不圖今夕竟相見，不見則已，一見則癡情頓復，且十倍于前。余寤終身鰥居，誓不取他女爲室。高曰：今夜之事，尊公甘心作罷乎？亞曰：家君與彼向來從未識面，并不知弟欲聘之人卽爲埃兒達。今夕盛怒之下，更不遑記及其姓名。亞言次起立曰：余之命運優劣，則定于今夕。今往覓埃兒達，與彼訂約誓爲伉儷。君爲吾至友，吾特于君前傾吐肝膈。言至此，忽聞門外彈指聲。亞呼曰：一僕趨入附耳白數語。亞

領之、僕出復引一武士入、武士身著軍人服、一望卽知爲亞之部下、武士禮畢、呈上一紙、問答數語、聲細人不聞、高勃莫測其何事、武士出、亞謂高曰、吾當于君前盡傾肺腑、余頃使人潛隨埃兒達至其居、今回告具言其地、余將往見之、余去後、家君若醒而呼余、乞君婉告、使之不疑、俟余歸再謝君、君肯惠助余乎、亞言畢卽伸手欲與高勃行握手禮、以表其親愛之忱、高勃此時無可却、卽與握手、逾五分時、亞啟戶出往覓埃兒達、高遂獨留于寢室中、

第八章 複壁

却說虛無黨有一會集之所、設于幽僻之區、築法奇異、其室低矮而狹長、室之一隅有石階六級、階上有雙扉常閉、扉下有玻璃窗二、大僅一二寸、外以板蔽之、光綫空氣皆不能透入、此蓋地窖也、室內上覆以天花板、其板色已成灰黑、乃煤油燈烟燄日夜薰炙所致、其室秘不通空氣、益以煤油燈之烟、



暖爐之火，其熱度幾至人不能耐，室中設一長木桌，桌上雜物堆滿，旁置板凳二，舊木椅二，粗木箱數件，當作椅位，其傢具陋劣有如此者，當乃第開歡迎會之夜，虛無黨之會集所，亦有男子十四五人，女子二三人，聚議秘密事，時而一指豎起，語聲頓絕，移時又一指豎起，其議論之激昂較前更甚，惟縝密之狀仍如前，桌上雜物中有白金絲一捲，及圓形之金類球數枚，皆屬攻擊之具，中有數人手繭膚皴，蓋常跋履艱難者也，雜坐一室，往復辯論，甲曰：即幸而汝計成，其有害于俄人前途之自由，與此橫暴之時代等，令欲俄人享真正自由，則須以教育爲第一義，乙曰：余厭聞此理學語，且此地非革命幼稚舍，吾等咸爲長大之男女，久誓犧牲己之生命于此會，吾今以目的告汝，如此重大之舉，非流血不克成之，言訖，以手擊案曰：惟流血乃能成大事，衆人亟亟贊成曰：美哉流血之主義，甲駭之曰：未聞前此歷史上，有以暗殺

主義拯救國人之困苦者，烏拉鳴斯格，汝殆未嘗讀歷史耶？烏答曰：吾最憎者惟歷史，吾最惡者惟前事，吾等當自作歷史，自成創舉，以爲後人效法。前此歷史中人物事實，無一堪爲吾等法者，會中如有怯懦者，請即出會，吾等決不強迫之，即使諸君盡退，賸余一人，余既已立志，決不因艱險而避，余誓必成吾志而後已。嗚呼噫嘻，數年之伺機，累月之預備，多次之秘密舉動，欲一舉而傾覆專制帝室，今乃畏縮若此，豈俄人之所望耶？敬求同志，此舉萬勿中輟，天佑吾俄民，亦決不令吾等中輟也。爲此言者，乃路立司烏拉鳴斯格，語畢四顧同志，容貌勇毅，有厥志不遂不已之概，其人豐頤大頰，濃眉深目，目有神光，黑髮蓬蓬若婦人，身軀高大壯健，不殊黑格里司。（上古時希臘之大豪傑）一望而知其材能出衆也。黨中平和派反對烏說者，爲伊文柏羅斯監，伊文因老父無辜而遭囚禁，遂入虛無黨，爲某支部之首領，其讐

視俄政府不減于烏。然于此次之暴舉，初無所聞，近乃知會中之預備，但其才識高卓，作事敬慎，謀慮多遠，大熟計此次之暴動，無益于國人，而其害加甚，必不得歐洲各國自由黨共表同情，故今夜伊文離家時，曾留信片告其妹埃兒達，謂今夜不歸，蓋彼與烏拉鳴斯格及同黨人絕交之念已決，前此埃兒達亦嘗屢次偕兄造此會集所，今伊文觀烏拉鳴斯格性情執拗，始終不肯變計，同人又和附其說，自思不必與辯，乃從容言曰：汝等諒已明白吾支部之見地，試以吾等所欲爲者宣布大衆，衆人方欲答辭，忽聞門外有橐橐之履聲，伊文舉手警衆曰：勿喧，大衆靜聽履聲漸近，烏拉鳴斯格急急舉手入室，中情形頓變，坐者工作者，咸起立各携一物，或携蓄電池，或携白金絲，或携爆裂彈，而退隱于壁內，衆既入復壁，酷肖木偶人，寂然不少動，此等變易，祇在須臾間，移時履聲忽寂，有人叩門，其叩門法異于常人，初連擊二下

急而銳、少停復擊一下、衆人聞如此叩門聲、惶懼之念頓消、咸由壁出各復原位、伊文毅然呼曰、亞耶斯格啓門、欸門者會友也、亞耶斯格升階啟栓、扉頓闢、衆齊聲呼曰、埃兒達柏羅斯監來、埃兒達急歷階而下、立于衆中、容貌悲憤、鬢髮蓬鬆、伊文走近埃旁問曰、妹何以若此、埃囁嚅告曰、頃被惡魔保羅所侮、屢欲鞭撻吾、賴其子亞來克錫司排解得免、吾決不與彼干休、願兄爲吾復此讐、言訖、疲倦不勝、卽坐于椅、雙手掩面啜泣、原來亞送埃至門外、親自代僱馬車、使音樂友一人伴送返寓、埃披閱乃兄信片、知其今夜不歸、度其必往虛無黨會集所、欲將受侮之事告知乃兄、于是不憚深夜獨行于寂寞之街、心中有事、不遑顧後、故未知有人潛尾而行也、埃兒達既至會集所坐定、氣稍平、始緬述其在乃第受凌辱之事、謂愛娜偶患小恙、不能奏樂、囑余代之、余力却謂有細故未便詣乃第、嗣因其父女懇求再三、道斯格且

許余隔簾獨奏，余始允之，不謂保羅迫余入廳，事奏天佑俄皇曲，余不從，保羅忿怒欲撻余，言至此，衆人咸怒曰：保羅懦夫，乃辱及婦女，此讐吾黨必報之。迨述至不肯奏天佑俄皇曲，舉琴擲保羅不中，琴墮地碎爲齏粉，聊以一雪心頭之忿。衆人僉肅然起敬，婦女輩更趨前與埃兒達接吻以示親愛，呼之爲國民姊，共議報此讐。某曰：當刺殺此賊以雪忿。衆人同聲曰：然。有少年挺身出曰：吾願往殺之，請賜吾殺人之權。吾將刺刃于此賊之腹，言罷以刀尖插桌。伊文曰：不然，余乃其親兄，分將代爲報讐。此權應當賜吾。烏拉鳴斯格見伊文一聞其妹所述，激刺腦海，怒髮衝冠，遂欲博其歡心，且長其暴動之氣，乃曰：君言良是，但此權不能任君一人專擅，因受侮者乃吾黨衆友之妹，凡吾黨之人均可代爲報讐，此吾黨之規條也。衆人聞之，僉曰：伊文宜守黨規。伊文乃引埃兒達至一隅，好語慰之，細問在乃第之詳細情形，及亞來

克錫司之語言容貌、埃兒達一一述之、忽聞烏拉鳴斯格語黨人曰、吾黨人衆、誰當行者、請以枚卜之法決之、因呼曰、漢山取囊來、卽見一女子取小草囊至、烏屈計在會人數、然後取盈握之羅卜納諸囊中、又曰、取紅美來、漢山遂解下項間所掛之銀鍊、取下一小皮盒、啟盒取出一物、雙手呈于烏、烏亦雙手接之、其敬視此物、殆若極尊無二者、衆人熟視此物、非他、乃銀羅卜也、色深紅、故名紅羅卜、又曰紅美、名震全歐、曩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被虛無黨爆彈炸斃時、此紅羅卜曾浸于其血中者、烏置紅美于囊、雙手搖之、鏘鏘有聲、因曰、囊中羅卜之數、適符會中之人數、請諸君各探一枚、得紅美者、卽獲代埃報讐之權、言訖、啓囊、呼衆人次第探、訖、囊中尙餘一、烏自取而握之、于時會中探羅卜已、惟女子數人不與其事、烏擲空囊于漢山、發號曰、諸君伸掌、與大衆觀之、衆咸如命、烏呼曰、伊文得紅美、伊文曰、甚然、適符余當代

妹報讐之職、吾將竭力從事、一洗吾妹之辱、以告天下、乃呼埃隨之出、瀕行又告會友曰、諸君余爲支部之代表人、今將歸、究宜以何語返告支部之同志、汝等所謀之舉動、遲遲而發乎、抑獨力舉行、不須吾支部預聞乎、烏方欲答言、忽見六手同時舉起、發表警戒靜默之暗號、微聞履聲自遠遠來、其聲漸近而沈著、似是男子之足音、烏伊同時伸手發暗號、衆人舉止頓變、挨次退入複壁、已而履聲及門而止、猛力敲門數下、不知繼續緩敲之暗號、蓋來者爲生人也、伊文急指階旁之暗隅、囑埃速避其中、彼處有扉、常人不能見、啟扉則有地道可通尼活河岸、事急即由此出、埃從兄言而去、伊文耳語烏曰、此等事、吾甚易了、烏握手戒以謹慎、已亦退入複壁、惟賸伊文一人獨居室中、又聞欵門聲頗急、且呼曰開門、伊文于是走上階啟門、

第九章 訪豔

伊文既上石階，倚扉問曰：叩門何爲？門外答曰：有事與君面談。伊文回顧室中，毫無可疑之形迹，乃啟扉曰：請入。卽見一身軀壯健之軍人趨入，歷階而下。伊文急鍵扉訖，乃與客行相見禮，曰：請坐。君欲談何事？客似厭伊文之多禮貌者，狀甚急遽。周視室中，已乃謂伊文曰：余欲借問一業音樂之少女住于何處。伊文瞿然驚顧曰：少女何名？客解去外褂，露出武員之軍服，乃曰：其名爲埃兒達栢羅斯監，言訖兀坐于椅。若不欲遽去者，伊曰：君何故欲覓埃兒達耶？答曰：嘗見其入而未見其出，度彼必居于此。曰：誰見來？曰：余僕見之。余命僕尾隨其後，故得知其住址。伊文佛然不悅曰：少女獨行無徒，爲武員者，擅令僕尾隨其後，不審有何權而若是。殆因少女業音樂師，其社會之階級稍下于武員，故武員注意于此少女，而欲侮辱之歟？客聞是言，憤懣幾不能堪，厲聲曰：君且止。若謂余有窘辱此女之思想，未免誣人。余素行高尚，今



來此實爲尊敬此女而欲一談。願速請彼來相晤。伊文佇立不動。客急躁曰。君聞余言乎。伊文答曰。彼不來此地。余亦不許彼來。客駭極問曰。君不許彼來。君有何權而能輕易出此語。伊文曰。無他。余惟有保護此女之權而已。客大驚。聲音顏色一霎頓變。若甚惶恐者。囁嚅而問曰。君爲彼之何人。伊文曰。余乃其胞兄也。客一聞此言。撫掌歡躍。愁容頓舒。欣欣然與伊握手曰。君乃其胞兄乎。原有此權。固無足怪。余今欲留書致令妹。君其許我乎。伊文亦握手答禮。客又言曰。請君告彼。謂有亞來克錫司乃泉冒夫來此。伊文驚喜曰。君果亞來克錫司乃泉冒夫乎。客曰。是也。伊文忻然呼曰。陸軍大佐亞來克錫司乃泉冒夫。客笑曰。諾哉。君何爲驚喜。若是伊文詰曰。君其美兒之未婚夫乎。亞一聞未婚夫三字。不覺大驚。不啻聞一礮彈之炸裂。震于耳際。目睨伊文。欲有所問。而一時不能出口。伊文身漸趨近。目灼灼視亞。亞憤然曰。美

兒加錫坡夫小姐、與余訂婚約于茲二年矣、不審與君何涉、乃舉其名、言未畢、伊文遽前持亞手而問曰、君其實告余、君果愛芙兒、敬芙兒、除芙兒之外、君心究未嘗戀他女子乎、抑除君之外、他人無有似君之愛芙兒者、君乃欲娶之爲婦乎、此數語、伊文一氣言之、無少間斷、亞駭極、轉奇其言、故作小語曰、此人其病瘋、伊文曰、余非病瘋、請君聽吾一言、今日有兩人畢生之幸福、皆恃乎君之一言、君果真愛芙兒耶、寧捨却心中所希望以博芙兒之愛情耶、抑欲迫芙兒拋却他種愛情而愛君耶、抑欲強芙兒與君同居、彼此無愛情而長此終古耶、君其以真實語告余、蓋君一言關乎人之死生也、亞瞠目視伊、幾疑夢寐、此人竟敢在此暗室、談及操威權之警察大臣加錫坡夫小姐、及陸軍大佐亞來克錫司之未婚妻、可謂奇事、雖然、其言之肫誠懇摯、足動余之感情、遂答曰、否、余決不强娶無愛情于余之女子爲室、伊文昂首曰、

謝天帝謝天帝，遂寂然半晌無言。亞坐而視其舉動，少頃伊文謝曰：君恕余罪，余因感情所觸，一時言語造次，實不勝其悲喜所致，故喜極轉無言，蓋余之愛芙兒，尤甚于愛己之身命也。亞厭聞其屢呼芙兒，遂問曰：請君明以語我，君有何權力呼余未婚妻加錫坡夫小姐爲芙兒，吾誠不解。伊文不答，徐步徘徊四隅。時復顧亞，亞觀其舉動，未免愕詫。移時，伊復坐謂亞曰：君乃大丈夫好男子軍人也，余不惜傾肺腑以相告，君肯如余之願以相償乎？亞先躊躇繼而自決曰：余極愛大丈夫好男子軍人之名譽，誓不揚君見告之私言。于是二人殷勤握手，備極親愛。伊文側耳靜聽，四無人聲，始低聲述其衷曲。先言其兄妹幼年之歷史，繼言其如何至來夫人府第爲書記，得遇加小姐，小姐與來夫人甚屬相契，來夫人嘗携小姐來書房，余初逢小姐，不覺愛情纏綿，惟自知分隔雲泥，婚姻無望，不謂日月漸久，小姐與余漸稔，來夫人

又仁慈寬厚，不相禁阻，且因吾二人同嗜音樂文學美術，來夫人乃令余教授小姐英文，余每于讀英人纏綿悱惻之詩，悲喜無端，不自知其深情獨屬也。一日誦詩畢，余長跪于小姐前，具白癡情，乞恕冒昧。小姐曰：余亦知爾之深情，余必有以慰爾。當此之時，兩情昭昭若揭，余之快樂奚啻登仙。亞駭極甚，欲知其後事，乃靜聽之。伊文又言曰：芙兒小姐具以與君訂姻之事告吾，時值君遠征亞細亞，吾等無他慮，數月之間，不啻同處極樂世界，其樂無極，及吾等聞君歸里之信，乃知吾等不能有終身之聚，吾二人之私情，難免不爲君所聞，吾嘗求芙兒偕吾私逃，言之數四，芙兒未肯允，願待至絕，無他策之際而始允行，其所謂最後之一策者，則哀籲君也。今君歸里，芙兒諒已告君，即使未嘗言，余今已具告君，君于此事之情節當已曉然矣。初余聞君名而驚喜交集者，卽以此也。亞聞述畢，默然癡坐者久之，已而言曰：君言確乎。

奈無左證，伊文急答曰：「有當使君親聞美兒之言。」亞起立曰：「究何時、在何地？」伊文曰：「卽在此室，一小時內可相見。」亞曰：「君讒語耶？」加錫坡夫小姐安能至此，且一小時前，彼已與其父母離舍乘馬車而歸矣。伊曰：「彼嘗與吾約，今夕相見于來夫人第，今當在彼。」亞曰：「君言果確乎？」伊文探懷出一鑰匙示亞，曰：「以此爲據，余持此鑰可入來宅，與之偕來。」君果欲證余言之確否耶？君果欲親聞美兒之言耶？亞斯時幾欲狂叫，遂大聲曰：「諾，速往呼來。」余欲詢之，若彼今夜果來此，余誓不娶之爲婦。伊文曰：「今夜余誓必約彼來，蓋余畢生之幸福，惟恃乎此一舉也。」言罷意頗忻適，喜極一時，轉不能舉步，凭几而少休。默思若赴最近之停車場，僦馬車赴來宅，約二十五分或三十分時必能回，但亞獨留于此，未免有意外之患，彼或探悉此處之實際，爲之奈何？幸有黨規，黨友既經藏匿，未聞有暗號，則不得出，即使偶有會友入室，亞亦可言彼

乃伊文之故人、可不致有他慮、此種種事、伊文凭几之際、靡弗慮及、亞第凝視而已、固不知其內因之複雜如是也、且亞此時之感情、則專注于埃兒達一身、更無暇推測伊文胸中如許之意念、伊文復呼曰、君乃好男子軍人也、余信君誠慤不欺、不識君亦信余乎、亞曰、余何不信之有、伊曰、願君以外褂假余一著、若憲兵夜巡、見余衣武員之服、可省却許多盤問之阻礙、君暫留此、余此去極多、不過四十分時、定能偕芙兒同返、亞躊躇久之、脫外褂授伊、伊著之、瀕行囑曰、君留此、信余言、余決不失信于君、設有人入此室、可告以乃余之友、言訖匆匆便去、既去又復回、解已掛付伊曰、今君寒夜來此、無多衣、恐有感寒之慮、君暫衣余衣以禦寒、靜候余歸、亞曰、余當留此、俟君歸、目送伊文升階出戶、闔扉、旋聞門鑰旋轉聲、履聲漸遠、于是室內外寂然、亞獨留于此秘密室、

第十章 鬪力

亞初聞伊文告誡之語，獨坐沈思，竊恐此室乃危險之境，坐久心緒稍寧，一念及門鎖旋轉聲，又惶然恐曰：此得毋陷阱耶？余殆誤墮彼之術中矣。既而又將疑念拋去，自思余今來此，出于己意，非被人誘來者，況伊文言語之肫誠、意氣之激昂慷慨，斷非潛設詭計之人，且埃及達出身清貴，品格高尚，亦曾到此黑暗類地獄之室，但不解其究何以故也。因起身周視四壁，似未有門，惟階上出入一戶而已。此中情況迷離莫測，彼或者入室未久旋出，僕適回報，故不知之。頃聆伊文言，乃妹今夕似未必來此，余惟有姑俟其歸，再圖相見之策。久之枯坐無俚，頗思一吸雪茄烟以解愁悶，聊慰情于無，無如雪茄煙盒藏于外掛袋中，已隨伊文去矣。凡人至欲求稍稍慰情而不可得，其困頓抑鬱之見端更屬難堪。況俄人素以善吸煙聞于地球，其煙癮之大，益

可想見、亞此時思吸雪茄而不可得、不覺口角流涎、精神恍惚、若飢若餓、若醉若寐、忽思及伊文之外褂袋中或當有之、以手試探、輒大喜、袋內果有雪茄盒及火柴盒、伸手一一探出、忽有一物墜地、拾視之、乃紅羅卜也、一面擦火柴燃雪茄而吸、一面玩視其銀幣、反覆諦觀、自思此物甚奇、何以銀幣忽塗紅色、其意何居、正玩視間、忽聞縷縷有聲、不知從何處來、亞立起頗自危疑、潛心靜氣聽之、聲又不復作、自以爲吾心之幻想、虛氣內薄、或致耳鳴、或壁間鼠子動、亦不可知、一思及此、輒復自笑、儻他日爲同僚所聞、彼將以懼鼠謔吾矣、無何響聲又起、乃在壁間、亞屏息以趾尖點地而行、附壁靜聽、聞此壁內有人語聲、乃暗言曰、天乎、此殆複壁耶、旋又聞對面壁中亦有聲、仍輕輕緩步附壁靜聽、又聞果有人語聲、亞暗呼曰、天乎、此室四壁置人、究何故耶、徬徨欲尋出路、舉頭視雙扉、憶及有外鎖斷不能出、亦姑聽之、尋聞其



聲漸大，異于前所聞者。默念危機將迫，此室之詭秘殆類地牢。吾自一時疎忽，誤入羅網，如獸之陷阱。雖有膽識勇力，皆無所用之。心念未來之危境，未免膽怯。幸善于機變，即將雪茄盒置諸衣袋，趨近桌，取伊文之外褂，就壁間長凳上偃臥，以伊褂覆之。戢戢然佯睡。雖有褂覆首，然由衣裾中能視對面壁間之變動。靜聞對壁聲響二次，壁上所嵌之油畫板內有機軸，旋轉間盡變爲無數門戶，門內各走出一人。又覺背後一陣風過，又聞有輕移步履之聲。始知背後之壁中亦有人出。前此僅知伊文獨居此室，今見室中幾二十人，能毋駭絕耶。祇得仍偃臥不起，佯爲不知。聞烏拉鳴斯格言曰：吾等雖未聞暗號而出。彼偃臥者，吾雖不識之，諒無妨礙。一人咆哮曰：今吾等不聞暗號而出，乃初次違章。烏曰：吾命暫不照章，非君等之違章也。其語何義。亞聞之殊莫能解。烏乃命衆人各事其事。曰：伊文既去，吾等當速即印完所餘之

檄文叩許君速整理印書機器，叩遂向壁手掣一暗機，忽有舊式之手機滾出，烏又呼二人曰：汝等往治炸彈，曰奧勞夫，汝其治白金絲。炸彈之藥綫也曰栢來德，汝其查視隧道，諸君速往各事其事，時機危迫，刻不容緩，今晚務須竣工，將來一掣此綫，全俄可脫離專制之壓制，此時亞始盡悉彼等之宗旨，仍復堅臥靜觀，印字機轉動，倏一紙印出，烏取而讀之，呼衆靜聽，乃簡略之檄文也，其文曰：

俄皇尼古拉斯崩，全俄人民當起義師，以誅助紂爲虐者，檄到自由之俄民，速起義兵，毋緩母怠，敬祝大俄國民萬歲，共和帝國亦萬歲。

烏讀畢曰：吾等當印檄文千張，分貼聖彼得堡各處，先布此檄，然後起兵，可以檄動和平黨之熱心，即革命思想薄弱如伊文者，亦不難聞風而景從也。叩許君曰：盍更一讀與伊文聽之，二三黨人答曰：伊文早去矣，叩許君指凳

上駢臥者曰、伊文在此、彼正駢睡未醒、烏曰、彼何愚、此豈其駢臥時耶、漢山速喚彼醒來、亞佯爲熟寐、鼻息有聲、漢山走近其身旁、呼曰、伊文、栢羅斯監速醒速醒、吾等之請帖已印就矣、叩許君從旁接口曰、請君速起、觀送俄皇之葬儀、衆人聞之、吃吃笑不休、一人又曰、此請帖乃硃墨水所印成者、赫色爲俄都所最尊貴之顏色、一人曰、因俄皇喜赤色、是以舉國皆從尙焉、亞依然堅臥不動、漢山以手推之曰、醒醒、言時、順手揭去其外褂、不覺大驚、呼曰、此乃間諜、亞突然躍起、握指揮刀、武員腰際所懸者衆人齊聲呼曰、速擒此間諜殺之、亞毅然不懼、瞪目睨衆曰、汝等乃溝壑之犬羊耳、今欲何爲、若欲取余命、如有本領者、則來前、衆人見其猛鷲如此、驚懼退後數步、各取刀握鎚、持鑿執斧、奮勇向前、亞舞動長刀、從容抵禦、雖勇敢如烏、亦服其能、于是烏大呼曰、大衆直前無畏、吾等拚却略受傷夷、必能擒彼、速向前、速向前、衆人雖

聞烏令仍無一敢進前者、畏受創也、獨有叩許君拋却印字機、由人後潛行至亞背後、亞注意于前面、未知背後有人、烏則已悉叩之用意、遂執鐵杖作直前之勢、故相恐嚇、亞見其來、近提刀相斫、刀未及烏、此時叩已走至亞之背後、雙手緊抱亞之兩臂、衆人咸趨前助叩、將亞縛住、當捆縛之際、有書信一函由亞之衣袋墜落、烏拾取而閱之、漢山持斧曰、吾當斃之、烏搖手曰、且止、汝未知斯人爲誰、何言訖、搖手不已、衆人急問曰、斯人究何姓名、烏答曰、此乃撻辱婦女之懦賊、乃泉冒夫也、烏言未畢、衆怒不可遏、競前指詈曰、撻辱婦女之庸懦鄙夫、今爲汝之終命日矣、烏力勸彼等曰、諸君毋太躁、吾等當先審判而後加刑、未爲遲、漢山與數人呼曰、撻辱婦女之懦賊、吾等當手刃之、烏曰、自有行刑之人在、毋煩君等、今伊文旣得紅羅卜、則殺懦賊者、乃伊文之職任也、亞瞠目不語、死生聽之、漢山又曰、今伊文旣不在此、吾當代

吾當代其職任、吾性嗜殺、生平未嘗得殺一貴族、願會長賜吾殺人之權、以殺此貴族、言已、又欲趨前殺之、幸有數人力勸其靜聽會長之命、漢山乃袖手待命、烏曰、諸君毋得爭此職、今伊文雖不在此、此權宜授之埃兒達、亞今始知埃亦屬暗殺黨、即閉目靜俟彼來、衆曰、會長言甚善、埃兒達今何往耶、言甫畢、埃兒達突然至、雜立衆中、問曰、何事、伊文何往、烏曰、吾等獲一間諜、即乃泉冒夫也、衆人接口言曰、乃泉冒夫今偃臥于此、埃兒達追憶其虐待情形、不禁忿然、欲立刻報仇雪憤、于是星眼圓睜、咬牙切齒、緊握雙拳、直前罵曰、庸懦賊、乃泉冒夫、舉手方欲擊下、忽失色而退、雙手低垂、退至桌邊、幾欲跌倒、面色頓變慘白、唇無血色、蓋已認出爲亞來克錫司也、漢山呼曰、埃何怯懦、不敢殺人、余膽素壯、請代其任、埃欲阻而心怦怦、一時不能出語、乃怒目睨漢山以示意、漢山怒曰、君毋阻、君毋阻、余誓殺之、埃兒達懇求曰、請

少待遂長歎曰：「誤矣，誤矣！此非乃泉冒夫子爵也。」衆曰：「彼確爲乃泉冒夫，烏拉鳴斯格由彼身上搜出書札，故知其名，速殺勿更遲。」于是衆又欲殺。埃奔至亞前，伸雙手阻衆曰：「請諸君少待，且聽余言。」因曰：「大俄共和國國民同胞兄弟姊妹，請靜聽伊文之妹埃兒達一言，願容余畢其詞。今夜余在乃邸受凌辱時，貴族中僅有一人庇吾，斯人爲誰？即此年少武員也。斯人乃保護余拯救余者。兄弟姊妹請聽余言，幸勿傷害此人。此人實非間諜，余固識彼。願諸君大發慈悲心，因吾之言而釋彼。衆人曰：「不然，彼實乃泉冒夫子爵，易服爲間諜，來窺探秘密室，其罪當立誅。」埃兒達再三苦苦哀求，衆人堅執不允，譬如羊入餓狼羣，耽耽待食，不知其他。一時衆人暴動之熱度已達于極點，曰：「不能允，不能允，彼罪當誅，彼罪當誅，此等語不絕于耳。」亞之危機殆如一髮，漢山見衆人皆與已同心，乃棄却手中之斧，持刀奔上，埃奮不顧身，迎上。

奪其刀，盡力一推，漢山立時跌去五六尺外，賴衆手扶持始免僕地。埃提刀大呼曰：「識時者宜速退，吾刀固不識君等也。」埃此時立于亞前，舉刀迎衆以護之。亞則被縛在地，前此埃尙哀求衆人，今則決心奮鬪，不啻一女英雄。因爲絕望，故出此決裂之手段。衆人駭極，面面相覷，低聲商議，咸謂今日非先斃埃，則不能殺間諜。議畢，叩許君持刀直前奔埃，埃揮刀迎之，傷及叩之胸部，血湧如泉，倒地。衆人曳之去。埃曰：「汝等聽者，余初念同會情，屈已求告，汝等妄自尊大，決意不從，余今則爲健者，奮力決鬪，汝等畏死者速退，余已立誓，誓殺欲殺此武員之人，余且將報告警察，悉拘汝等去，定以行兇之罪而置汝等于絞架。」埃一面言，一面舉刀向後，亞以縛手之繩就刀口擦斷，因自解其足繩，拾刀躍起曰：「有膽有識之埃兒達，吾來助汝，吾等二人持刀並立，足以禦彼等狗彘數十輩而有餘。」埃曰：「亞來克錫司，吾等二人誓同生死，盡

力一鬪，烏大聲勵衆曰：「彼等僅二人，吾等廿餘人，何所懼？若縱彼逃去，吾等危矣。」皆將爲警察所拘矣。言未畢，聞戶外履聲橐橐，衆驚愕疑懼，謂是警察來拘。又聞門鑰旋轉聲，益誤疑爲警卒所携之鐵鍊，倉皇之色現于面。烏方轉身欲覘扉，衆益疑謂烏潛示以逃逃之暗號，于是各鳥獸散，退入複壁室中，閔寂惟賸亞埃二人而已。

第十一章 離婚

此時埃兒達疲乏已極，手扶亞臂立而少休，不敢就坐，恐複壁內黨人潛出暗刺也。忽一陣涼風透入，階上之扉頓闢，有二人趨入，隨手即掩關。埃一見大喜曰：「伊文來，伊文偕一遮面女子偕入，亞料必是芙兒。」因歎曰：「芙兒加錫圾夫來矣。」旋以手挽埃兒達之臂，若惟恐其傾跌者。一片戀愛之深情，相喻于不言中。衆目昭然若揭，伊文手携芙兒進前曰：「余已踐言，相約芙兒至此。」



及見妹之顏色慘澹，顧問曰：妹何爲狼狽若是？此時芙兒伸手欲與亞行握手，禮亞握其手，謂伊曰：頃者令妹救余之命，其細情請詢令妹便知之。埃遂將烏及衆友之暴舉，細細告兄知之。芙兒隨亞行至一旁，離伊埃二人立處稍遠，具將私衷陳白，與伊文頃所言無少異。言畢，淚涔涔下，哀懇退婚。亞見其愛情之深，與已無以異，惻然憫其爲女子無自主權，矜憐之色現于面。芙兒又哀告曰：余不辭觸嚴君之怒，慈母之恨，而擅爲自由之結婚，以愛伊文故也。愛伊文之心，勝于畏父母之怒，今且不得不姑拂君之意而退婚矣。亞漠然聽畢，握芙兒之手，言曰：凡人心，中皆有一至奇之物焉，其力量至大，舉一切生命名譽利益禍患，皆不足以當之。其物何名？則愛情是。吾二人咸爲愛情所束縛，舉前途無窮之希望，悉擲于無何有之鄉。汝之愛情屬于伊文，猶余之愛情屬于埃兒達，大抵人之篤于愛情，則尊自主權，不極其愛情不

獲自主權終不止，故余與汝今夜皆會于此怪僻之室，柔情一縷，默默相牽，有不自覺者。然余乃男子，以剛毅堅忍之性行之，歷盡艱難，當無不濟。汝乃女流，居父母肘腋之下，婉曲柔順，無一毫自主權，欲達其志，不誠難哉。汝若肯信余言，視余如兄，余當竭力助汝，一切爲難之境，余當爲汝解脫。言時以手按其肩，隱隱有關切意。芙兒聞亞言，嗟歎良久，乃曰：君誠奇男子，不以兒女啁啁之私情責余，余甚感君。余從此謹當事君如兄。雖然，余尙有一言，此時不得不告君知之。余今非芙兒加錫坡夫，余乃芙兒栢羅斯監也。西俗先名後姓

已凡女子已嫁者則仍用名而從其夫家之姓

三日前吾等已私行婚禮矣，亞愕然久之，私

念夢想不到彼竟如此。余初謂彼之愛伊文，亦猶余之愛埃兒達，不過鍾情而已，不圖竟已結婚。芙兒哀懇曰：乞君萬勿漏言。亞曰：諾。此事如神聖之不可侵犯，余安敢洩。雖然，余欲有所問，令堂得毋有疑汝之心乎？曰：家母不疑。

儻見疑必處死，余決不肯寬宥。已。芙兒自知其處境之危險，復又哀告曰：君何術能使吾脫離危境？亞沈思良久曰：祇有一法，須亟行之，吾當作書致令堂夫人，請毀婚約。芙兒急問曰：君以何辭毀約？亞曰：余告以余之愛情屬于他女子，余自願退婚。芙兒撫掌忻躍曰：亞來克錫司，君乃燭余之隱衷，措辭恰如余意，此書足救吾脫離危險之境。亞來克錫司，君義薄雲天，妾將何以報大德？當終身銘佩不忘。斯時埃兒達已將頃間事悉告伊文，伊文勃然大怒曰：余自恨不識人，誤以此輩齷齪小人爲豪傑，與謀振興國家，脫離專制苦厄，不謂乃庸庸碌碌之鄙夫，恃衆暴寡，即使亞君不幸而被殺，彼等懦夫亦有何名譽于人間？况其未能耶？埃兒達與伊文相語時，目矚于亞芙二人，且以芙之來意詰伊文，伊文含糊應之，謂其細情異日當相告。及至亞芙語畢，緩步進前，二女一見傾心，交談之下，益相契慕。芙兒謂埃曰：余甚敬佩君。

欲與君結爲姊妹，君其許我乎。埃答曰：固余之願也。于是序齒，芙兒居長。埃以姊呼之。伊文乃語亞曰：今夕余誓與彼等訣別而出此社會，君以何時致書于加夫人。亞曰：吾當卽書。伊文即取鉛筆幅紙授之曰：此書須于芙兒未歸家以前，先達加夫人方好。亞點頭稱是，乃伸紙作書曰：

亞來克錫司拜手上書於

加夫人座下。前締婚媾之約，余適遠征，未嘗與聞。余雖敬佩，令媛小姐之才德，然深情不屬，不願締姻。余意中別有篤愛之女子，余實屬意于彼，志意堅定，無可移易。今敢以毀約請，如蒙允許，毀棄婚約，余實拜夫人之賜于無窮。言盡于此，以是爲毀約之券焉。

亞來克錫司乃泉冒夫白

亞署日簽名畢，將書遞與伊文兄妹及芙兒觀之。于時伊芙二人喜可知已。

亞乃懇埃兒達曰、余荷卿救命之恩、銘于肝膈、今願聘卿爲室、雖棄功名、歷患難、皆有所不辭、以報知己、卿其許我乎、埃羞于啟齒、囁嚅未及答、伊文曰、此非說話之地、吾等宜速離此室、于是彈指發暗號、召衆人出、頓時壁扉旋轉、烏等皆出、各就其位、咸奇伊文之忽來、伊文取書付某甲、命卽送呈加夫人、某甲去復闔扉、伊文低聲謂衆人曰、諸君試思、余廁名會中以來、何等竭力盡慮、謀振興俄國之長策、今君等乃疑余携間諜來、君等何卑視余、一至于此、君等試思、竊不自愧耶、有數人細語相怨曰、君何不豫告吾儕、吾儕以不知而致誤、伊文怒曰、余乃汝等之首領、汝等疑吾友爲間諜、是不信首領也、汝等之性格反覆無常、余已洞悉、自今以後、余與汝等分道而馳、敬從此告絕、此後余不復與聞會中事、烏曰、汝友非間諜、有何證據、可使吾等信之、吾等今夜之舉、實爲不得不自衛起見、伊文曰、有吾作保、彼乃吾友、亦是

吾之妹婿、某乙微哂曰、當亦是吾等之會友、亞顧伊文曰、君何須與若輩言、吾等且去、烏大怒曰、且住、汝尙未宣誓、誓不洩漏吾等之秘密事、今不能便容汝去、衆人齊聲曰、烏君言良是、伊文曰、彼爲乃泉胃夫陸軍大佐、乃吾之至友、汝等不詳其爲人、慮其或洩漏秘密事、此亦尙近情理、余今保其不洩、若君等不信、余雖以身家保之、亦所不辭、乃顧亞曰、君可許其不洩、亞曰、遵命、乃言曰、余乃俄國之軍人、應忠于俄皇、衆人聞之、咸有不平之色、亞又言曰、余實非間諜、雖悉汝等之秘密情事、余決不漏言、蓋此種情事、非余職任所應預聞也、伊文接口曰、余可保其決不食言、埃及達趨近曰、汝等如更須人作保、余亦願保之、烏仍不滿意曰、雖爾二人作保、余猶未敢信、必須彼自宣誓、余等方能信之、且言且發暗號、卽有三人奔至階下、阻止亞等上階、伊文曰、彼已自許不漏言、彼乃俄國之軍人、曾受德育者也、斷不致食言、可毋

庸更宣誓某丙答曰彼衣野蠻之軍服吾不信之此時芙兒癡立一隅惶懼殊甚伊文伸手携芙兒上階且顧亞埃二人曰吾等說畢可行矣烏大怒挺身攔之曰吾等尙未說妥汝貿然偕生人來此秘密室背亂會章雖屬汝之妹婿然既到此不宣誓則不能遽去吾等爲自衛起見決不容彼不宣誓而行也彼必須宣誓誓爲會友言至此又指芙兒曰此女亦當宣誓亞勃然怒曰宣誓則不能伊文亦怒奔至烏前戟指相詈曰庸夫汝乃敢出此大言烏應聲曰庸夫乃汝口中所出之語乎汝誠奸賊帶傷之叩許君亟呼曰彼二人皆奸賊也衆人齊聲應曰是奸賊是間諜漢山曰吾儕當殺盡彼等不宜令之生還衆人聞之皆怒大呼曰殺殺亞握刀顧伊等曰吾等團聚一處以禦之伊文出手鎗曰來先進者受吾一彈言訖舉鎗以待衆人相顧不敢進共謀合力來攻烏出令曰盡殺之衆人齊應曰盡殺盡殺伊文以手拉機亞

埃舉刀將戰，忽聞天崩地裂一聲，門扉頓闕，窗櫺齊裂，木片紛紛如雨墮，有軍士數人持來福鎗奪門而入，中有一武員衣警察服大呼曰：奸賊勿逃，余奉俄皇之命來擒汝等。

第十二章 誑女

暫將秘密室拘黨人之事放下，却說警察大臣加錫坡夫深夜燃燭獨坐公事房，不寐待旦，默念此次命警員依計往拘革命黨，掩其不備，當可一鼓成擒，從此聲譽當震驚全國，人皆謂吾爲閃電光霹靂火，無堅不摧，無幽不燭也。穆然以思，聽然而笑，天甫曉，警吏來報，在秘密室拘獲革命黨二十餘人，少頃又報將警署名單所有黨人百六十三人一并拘獲，押往尼活河濱之大牢，當時警吏分道向各處搜捕黨人之戚友，不問有罪無罪，咸一網打盡，被逮者將及千人，諸牢爲之塞滿，其疎遠稍有瓜葛者，則幽禁于寓所，派警



吏看守俟添設新牢乃行拘入，于是闔城之人重足而立，屏息無敢偶語者。移時警員來報，頃在革命黨會集所內查出印書機器一架，及報俄皇崩逝之革命檄文若干紙，又會集所內有地道一條，通至尼活河岸，且設電線穿貫隧道，達于攻擊器具，其炸彈亦已預備，擬于本日俄皇經過此路時爆發。潛弒俄皇云。加錫坡夫聞之，揚揚有喜色，自思吾一旦盡拘革命黨，消釋俄皇無限之隱憂，其功無與比。若速速訊明罪狀，分別首從，嚴定斬絞流徒，成信讞，奏俄皇，皇應大悅，嘉吾忠勤，而立沛恩綸，不次超擢。又思高相年已邁，後此繼其任者，舍我其誰？念及此，狂喜不自禁，亟欲立提逆黨來審判具奏。忽聞內室之扉忽闢，加夫人閃入，加錫坡夫欣然語夫人曰：「措太令其賀余，一語未終，忽覩夫人之顏色頓變，怒容滿面，唇頰皆青，手握翦破信函一紙，乃問曰：夫人今日究爲何事生嗔？」加夫人氣塞咽喉，不能出語，坐定，乃含怒。

言曰、吾不意今日受此大辱、此乃聖彼得堡及全國觀聽所繫、吾無顏再居于此地、吾亦不甘屈伏、吾將入宮奏俄皇、以洩此憤、加曰、吾誠不解夫人之意、儻或聞俄皇近日有不滿意于吾之處耶、雖縱有之、然今日之事、足回皇心而有餘、夫人何怒爲、夫人憤極大哭曰、汝乃吾夫、亦爲芙兒之父、今將何以爲吾等雪恥耶、言已將書函遞于加手、加接書細閱、認出確係亞來克錫司親筆所書、一時敢怒而不敢言、且慮益觸夫人之怒、遂默然良久、夫人怒詈曰、汝誠懦夫、何無一言、豈此等大辱、猶未足以激動汝之緩弱性耶、天何夢夢枉以男子軀畀汝耶、加答曰、夫人暫息怒、聽吾一言、夫人怒曰、汝不必與吾言、汝豈不知此事若使全國聞之、皆以吾家爲笑柄、辱莫甚于此矣、吾誓必一雪此恥、言至此、怒極、身搖搖若戰、復坐于椅、蓋其生平未嘗經受如此之大辱、所以忿怒至此者、乃慮此後在貴族中之身價、忽跌而貽笑于人

至于芙兒之終身，彼固未嘗計及，當其訂婚約時，彼固未嘗一商及芙兒，芙兒之願否，若與此婚約無涉，是以今日毀約之議，亦無須更詢芙兒之願否，惟自決爲不可也。加錫坡夫觀其夫人默坐于椅，且畏且怒，雖知受辱甚大，惟一時未得良策，忽然門闢，尼古拉司入，夫人立起，無一語遽出，蓋不欲以此事令其子知之也。尼古拉司覩其母之怒容，卽知有要事，乃問父曰：母何以憤恚現于顏色，此事殆爲所聞耶？加錫坡夫惶遽問曰：何事？曰：傳聞吾父業已革職，繼任者乃保羅乃泉冒夫也，加撫會歎咤曰：嗟乎，頽然遽倒，若迅雷之震耳者，尼奔走扶住椅位，加悲哽不能言，良久乃曰：此事確乎？答曰：似非虛言，據傳說皇宮內聞知有革命黨潛謀行弑之事，俄皇召集諸大臣密議，久之，而昨晚乃第女樂師不奏天佑俄皇曲之事，亦遂傳入皇耳，皇今晨召乃泉冒夫入見，深歎其忠，于時大怒，謂此等悖逆之徒，縱橫輦轂下，現于

吾父之前，吾父猶淡漠視之，竟縱之去。故降此嚴旨。加曰：吾今一舉盡拘革命黨人，可聚而殲旃，豈皇猶未聞之耶？尼曰：皇今聞否不可知，但聖彼得堡之人無有不聞者，惟輿論咸謂何不早拘數人，今則未免過遲矣。加思此舉宮中若聞之，當猶有前途一綫之希望，或復吾職亦未可知。于是忻然立起曰：吾猶有望，吾猶有望，吾已盡捕革命黨，皇不能不錄吾功。此際吾惟當嚴鞫其首領，定以死罪。况宮中猶有汝母運動之力可恃，吾前途尙未絕望也。言未已，忽聞公事房前室之鈴聲鏘然鳴，知有屬員來白事。乃戒尼曰：勿以此言白爾母，遂按几上之呼人鈴。鈴聲一響，賴達耳夫入室稟曰：大人之命業已遵辦，罪犯已押來，將到署。加曰：俟犯人到，此卽來見吾。賴退出，加自語曰：余欲謁皇自辯之，惟須俟此案逆黨定罪以後方可。天乎！此輩逆黨竟誤余至此，余決不能爲若輩寬也。因謂其子曰：汝速往皇宮偵探消息，兼散佈

流言謂余已悉捕亂黨務絕根株而後已。庶使此言得以上聞。尼古拉司聞命欣然去。夫人步入。顏色和平無異往日。走近案旁。加仍畏其發怒。不敢先啟口。夫人曰。汝以乃邸之離婚書告尼乎。加曰未言。夫人曰善。此事祇能吾二人知之。切勿洩漏。吾觀此書字跡潦草。當是亞來克錫司匆匆所書。昨晚觀彼待吾等冷落情狀。顯然已懷退婚之意。彼心中變動始于何時。此事不可不攷。余聞彼于二年前嘗戀一美術學校之女學生。此女學生即爲昨晚所見之埃及兒達。可毋庸疑。由此可知吾等受辱之故。皆因此女子。今惟有一計可以急行。迫此女移居他邦。不使彼兩人再相見。亞不見此女以後。必復思娶芙兒爲婦。此計極妙極妥。宜速行之。加曰。彼素常不愛芙兒。不然何以作此書。况芙兒亦不甚愛彼。彼此皆不相愛。奈何。夫人傲然若不屑聞曰。彼等相愛與否。余不介懷。惟余已將婚禮上告朝廷。即全國之人亦莫不聞之。

余立誓必使芙兒爲亞來克錫司之婦，余當以驚天地之大力迫之使成，今阻其成者，獨埃兒達栢羅斯監一人，余欲強求汝爲吾速屏埃兒達于域外，加問曰：其計奈何？夫人作輕蔑之態曰：汝枉爲警察大臣，手下偵察警士成羣，皇上又以無限之警察權授汝，全國亂黨之死生在汝掌握，此女大逆不道，不肯奏天佑俄皇曲，汝可速出牌票捕之，余急欲見其被捕也。加素伏雌威，即握筆寫拘票，忽然間復又中止，仰視夫人曰：吾恐此女被拘，亞來克錫司憤怒愈增，爲之奈何？夫人曰：汝言良是，俄頃又曰：余誓拘之，不知其他，汝若不書，余當自書之，遂就座握筆伸紙作書，頃刻數行，未逾二分時，持函立起曰：汝可掣鈴，加曰：夫人欲何爲？夫人曰：速掣鈴，吾行吾志，加視夫人志堅不可轉，卽手掣鈴，賴達耳夫應聲入，夫人命曰：速持此函去，呼其人來，賴達耳夫長揖不肯接，以目視加，加不語，加夫人怒曰：汝聞吾命乎？宜速往，賴不

得已接函揖而退。夫人仰首微睨曰：「余生性好專制，甚于措太林二世。」俄前  
后以專制殘虐聞三分波蘭乃其外交政策也。脫余而爲俄女皇也。專制手段必遠駕乎其上。加  
默然無語，甚服其能。旣而問曰：「芙兒歸家乎？」夫人答曰：「未也。諒與來夫人同  
來。此事與芙兒無涉。芙兒并無悔婚之意。惟喜陪伴來夫人，而不樂侍余耳。  
故昨晚余許彼與來夫人同車而去。彼喜不自勝。談次忽聞鈴聲，又鏘鏘鳴，  
不及一分時，來夫人聲音已達于室。加夫人呼曰：「君請入。」余在舍歡迎君。來  
夫人入室，隨其後者高勃將軍也。加夫婦二人面容之餘怒猶存。來夫人佯  
若未見，惟高勃注視久之。來夫人歡然握措太令之手而言曰：「吾特偕友人  
高勃來奉謁。彼乃嘗奮身救吾等所愛之亞來克錫司之義士也。」加夫婦謝  
曰：「高君惠顧，余等極感。」來夫人回顧高勃曰：「加君及夫人歡迎君。因君曾救  
其婿故，故樂與君爲友。」高勃微笑答禮。旣就坐，忽聞前室之鈴鳴。措太令顏

色頓若不怡，加錫圾夫，怒火上炎，不可制，遂謂高勃曰：「此室爲余之秘密公事房，今鈴聲報有緊要公事，請君勿以爲罪，暫至他室小憩。」措太令見夫下逐客之令，暗思高勃乃來夫人約來之客，今面辱高，卽不啻辱來夫人矣。來夫人嘗許以極厚之奩飾贈芙兒，今若此，所損失實大，于是以目視加，加悟其意，顏色頓和，佯若親暱者，笑曰：「君等惠顧，殆欲觀吾昨晚所言之圖畫乎？」高將軍興復不淺，言畢起身前導，高勃答曰：「余極欲瞻仰名畫，一飽眼福。」來夫人曰：「余亦樂于奉陪。」一觀，方欲舉步同行，措太令曰：「芙兒此時甫回家，待其放下皮包，卽來陪侍君等。」措平生蔑視他人，動輒傲慢，形于詞色，于是又冷笑而言曰：「務望君等于車中更留一隙地，以待芙兒。」來夫人至加第時，意芙兒早已歸矣，竊怪許久未出相見，今聞措言，始知芙兒尙不曾歸家，殊深詫異，不知彼昨夜究竟何往，又不敢舉以問措，蓋措乃懸揣芙兒已偕來夫



人同車而至也。加來高三人既去，措太令手按呼人鈴，賴達耳夫趨入，措問曰：「書函已獲乎？」賴答曰：「已遵命發去，曰彼女子來否？」曰：「已來。」措曰：「速喚入見。」吾賴曰：「尙有下情。」容僕細稟。措曰：「汝當遵吾命，不須多言。」汝豈不知以汝之身分，不當與警察大臣夫人多語耶？速喚彼女來見吾，勿再延言。」畢，揮手命去，傲然不理。賴逡巡退出，憤懣不能平。未幾門闢，埃兒達柏羅斯監入室，與加夫人相見。

第十三章 投荒

却說警兵擊破秘密室之扉，而大呼：「虛無黨不曾提防，不及退入複壁，由暗道而逃，欲抵禦，又手無鎗械。」警員令諸卒雙手執鎗嚴陣待，叱曰：「有敢動者，擊殺之。」黨人勢不敵，冀緩須臾，毋死，束手聽客所爲。警卒歷階而下，以鎗指諸人，一一反縛。警員命搜室中得炸彈等危險物，罪狀昭著，不可掩，叩許君

自覩傷處血漬衣，默思危苦者生之途也。因跪而哀籲曰：吾黨以言論不合，同室操戈，予胸際受刃傷，血淋漓猶未乾。警官若肯貸予一死，予當揭吾黨隱情而畢宣之，以爲報。警官許之，叩許君遂供出複壁地道及黨人之名籍簿。警官遣人大索，果于複壁中得簿籍，詳載某某支部在何處，共計黨人若干名。警官駭然，知此事關繫重大，飛稟警察大臣，請添派警兵及載犯車來。此時被逮諸人中最愁悶者，惟伊亞、芙兒二人，反縛坐地，愁顏相對。亞于警卒入室時，急以大褂自蒙其首，芙兒亦有遮面之網在。故此二人之面貌，警員并未看真。惟見亞所着之軍服，芙兒所着之鮮衣，知爲貴族。然虛無黨中，往往有貴族爲領袖，今捕得此二人，所謂擒賊已得渠魁也。意中欣欣自得，以爲今得莫大之功。超擢當在指顧間，命警卒徧搜黨人之身，有無器械于亞之胸前袋內，搜出雪茄煙盒，盒中有紅羅卜一枚，祇此一物，益證其真。亞

心知其危，辯無可辯，流徙斬絞一聽之天，轉覺澹焉若忘如無事者，未幾載犯車至，伊亞芙埃同坐一車，諸黨人及秘密室之物件，別以數車載之，向泊曲洛寶兒夫斯格大牢而行，護車者哥薩克兵一隊，行至中途，一警官飛馬來曰：奉警察大臣命，索女子埃兒達往署詰問，押犯警官躊躇曰：此犯與他犯同車，啟閉良不便，且此時道旁聚觀者衆，停車亦慮有意外之變，叱車仍前進，且至大牢再議，正行間，又一警官飛馬來曰：警察大臣命，所獲一切犯，咸押至警署究問，押犯警員從之，呼車易道行，不一時至警署大門外停車，諸犯悉下車入署，賴達耳夫再致警察大臣之命，獨傳女子埃兒達入內室詢問，遂爲之解去鎖鍊，携之至別室，問曰：汝爲埃兒達柏羅斯監乎？埃曰：然，賴曰：有人致汝一書，汝閱之自悉，埃接書拆閱，乃其父馬克兒手書，惕惕然驚悲從中來，不覺泣下，繼閱此書，乃言父有恩赦消息，現移居警署，專望愛

女來一罄累年離緒云云反覆此信，乃官場所用之信箋。函尾有警署圖記，益信其父在此署之不虛，不覺又大喜，疑此中有天助焉。賴不知書中作何語，惟觀其悲喜無端，頗爲駭異。尋聞呼人鈴響，遂入公事房見加夫人，言埃已到，尙欲細陳。夫人盛怒之下，不容多語，立刻傳埃入見。故埃兒達既入見時，夫人尙疑爲白道斯格家喚來，蓋加夫人在乃泉冒夫府第時，詢之道斯格，知埃兒達寓彼家，且探知埃父馬克兒爲國事犯，故利用其事以賺之。埃見爲父書，不及細察，遂墮其術中也。埃驟與加夫人相見，兩目直視無語，駭怪與忿怒之狀交呈于一時。埃見父心切，淒然問曰：聞予父在此，欲乞一見。加夫人艱然變色曰：能見與否，是仍在爾。非予所知。埃驟聞此語，突如其來，知其宿憾未忘，有求于人，勢位又懸絕，不得不耐心下氣，復問曰：頃承德音，予殊不詳其意旨，乞明示。加夫人厲聲曰：予乃警察大臣，夫人措太令也。予

極願爾父在此遇赦也。埃覩其聲色俱厲，益疑其作僞。又問曰：吾父何時到此？加夫人曰：汝不必瑣瑣詰問，汝但知汝父在此，有可邀赦之消息可耳。然汝果欲爾父之竟得赦，則宜預先訂約以速之。埃曰：訂約云何？加夫人曰：汝當宣誓訂約，子身大去宗邦，永遠不復歸。埃曰：容吾見父後，然後訂約，如何？加夫人曰：此則不能見允。埃曰：不見父，吾亦不能訂約。加夫人大怒曰：汝來此，非爲父求救耶？而乃斬區區之訂約也。埃曰：夫人誤矣，非予自來求救，乃警察大臣遣人呼予來，有警署函在此，予請見警察大臣而自詢之。加夫人傲睨作不屑之色曰：以汝身分之卑賤，乃欲見警察大臣，是培塿與泰山抗行，何其不自量也。昨晚乃第容汝猖獗，今日在余處，予決不容汝妄自尊大。汝獨不聞加夫人素日之威勢耶？埃亦瞪目怒曰：夫人，予士族，非賤于汝，獨惜汝之學識，猶不足爲吾之輩行，予以思父情切，誤墮汝計，汝計之簡陋，獨

不顧人嗤笑耶。予知予父必不在此。一切種種情狀。皆汝之妄言。加夫人聞之。忿不可遏。怒詈曰。賤婢。汝今在吾掌握中。不允則送汝入獄。此間非乃第。無亞來克錫司庇汝。汝勿憤憤而逞強。言罷。坐下。又冷笑曰。亞所云娶汝爲室。乃誑汝之詞。夫男子愛情不專。既愛汝。亦必愛他人。秋扇之捐。當在俄頃。吾不知汝之自居何等也。汝今儼然視彼若伉儷。寧非大愚。埃亦怒曰。亞乃直亮之君子。必不爽約。必不負我。予信之至深。汝欲以陰險鬼域之手段。潛行離間。安可得適見汝爲妾人而已。此等妄語。吾殊不欲聞。正互詬間。通書房之門忽闢。加錫坡夫與其子尼古拉司偕入。措怒極著。發狂指埃大聲而謂。加曰。彼昨晚有侮謾俄皇之罪。吾願告發之。請朝廷嚴刑審訊。又顧尼曰。彼今在此。無所逃匿。吾亦有懲責之之權。汝速爲吾取皮鞭來。吾將痛鞭之。以消釋吾之積忿。尼方欲行。加勸阻曰。請夫人暫息怒。再議。大聲達于街衢。

殊不雅實于體統有關。措作色曰：予惟知捷彼以洩怒，不顧其他。忽書房之門又關，高勃將軍與來夫人偕入。來夫人甫入室，瞥見此狀，驚問何事。措怒極不能言，惟搖手止其勿前。高勃眼利，一見此女，卽識爲昨晚亞言欲聘爲室之人。曰：異哉！此女子非埃及達柏羅斯監乎？埃及聞有人喚已名，卽趨近高勃身，旁呼籲曰：予埃及達也。此時誤墮入彼之牢籠，願公救吾。高勃答曰：不識究爲何事，請言之。吾當相救，加攔阻曰：此乃某等爲私事而競爭，請君勿越俎而干預。且此室乃鄙人辦公之地，君等不宜在此。請至別室坐談。高勃曰：君言良是，吾等當遵命卽行退出此室。但此女既求救于吾，吾未知其情節，不能不少留須臾以詢之。埃及直訴曰：予係被設計賺來，有警察大臣之僞書在此，請閱之自悉。尼古拉司斥之曰：此間無汝說話之地，不許汝出言。復顧高曰：君已聞家君之言，何不退去。吾甚願君速離吾宅也。埃及于懷中

取出僞書將以畀高曰請公一閱此書便知端緒尼急橫身阻之曰此處乃警察大臣衙署爾未得警察大臣之命不得妄以書示人來夫人緩步從尼背後接書授高曰書在此請閱之高閱畢曰噫此埃及達之父書也其父今何在措聞言忿極睨高而叱曰干汝何事而喋喋言不休汝若不速離此室吾當一并禁錮汝高佯若不聞從容顧加而言曰加君此女現已墮君術中至君何故設此謀余則不得而知今彼孤立無助而乞救于余余既爲男子必當盡男子之義務而力救之此書中既言女父在此請君速呼其父出與彼相見不然余將布告全俄及地球各國謂有權勢之大僚竟假公而濟私以欺蔑一孤立無助之弱女子也加聞言怒目相向曰我自有我權不能任汝搖唇鼓舌乃手按呼人鈴賴達耳夫應聲而入加曰速禁錮此女賴曰願容下官一言此女已在監禁之列彼爲虛無黨之一今晨已在秘密總會一



并拘獲一行人犯現正拘押在署靜候大人訊問。措太令聞之，深悔孟浪，多此一舉，幸僞書尙在此室，可以收回，無慮傳播。乃顧加曰：汝枉爲警察大臣，尙未知此女賊于今晨被拘乎？此女賊凶狡異常，欲謀弒俄皇，汝爲警察大臣，可速定其罪。高曰：且止，彼行弒之證安在？乃遽謂爲罪乎？賴曰：此女被拘之室，搜出炸彈數枚，且有隧道一條，通于尼活河濱馬路，爲俄皇今日輦道所經之處。加聞之，揚揚得意曰：證據昭著，厥罪無可辭。埃兒達旣預聞暗弒之謀，吾當判以流徙西伯利亞十年之罪。高曰：俄雖爲專制國，此事豈無一二可辯之處？且一弱女子何能爲，而乃故入人罪，尙得謂有人心者耶？來夫人驚此奇變，悲憤填膺，幾作玉山之頹。高勃急急扶住，旋聞賴又請曰：諸犯及此女之兄皆在此，大人或帶入此室訊問乎？抑先發往大牢監禁？隨後再訊乎？乞鈞示。措急語加曰：賤婢之兄亦係國事犯，汝聞之乎？亦宜定以相當

之罪名目下亂黨勢正熾，須治以重典，庶儆將來。又笑謂埃及，余今日報讐雪憤，可謂滿意矣。加低聲語，賴即退出。尼附耳語父曰：宜用猛烈之手段，重治黨人。博俄皇之歡欣，必有不次之超擢。加頷之。旋聞皮鞭橐橐聲，警卒押犯至廳事。埃及帶出候訊。高勃來夫人咸不告而去。加亦不送。自出據案坐。命帶伊文柏羅斯監上。加問曰：汝乃伊文乎？伊曰：然。曰：汝在秘密總會被拘乎？曰：然。曰：然則汝預于逆謀，無可疑矣。予將執是判爾罪。伊曰：予未嘗預聞逆謀。予固無罪。加曰：奇哉。汝非在虛無黨謀弒之秘密室被拘乎？而乃曰：未預聞。曰：無罪。汝雖具儀秦之舌，其誰信之？予今不更問汝，可逕據之以定讞。判汝流徙西伯利亞二十年。又傳埃及達上，不容分辯。判以流徙西伯利亞十年。加夫人在屏後觀之，不覺撫掌稱快。曰：警察威嚴，庶幾無愧。不僅令鼠子輩有所憚，即予胸中之芥蒂，亦掃除罄盡矣。加又呼帶餘黨鞠訊。忽聞

從人報說有內閣官携上諭來，加頓時失色。措尼聞之亦皇皇不寧，加急離坐接入內閣官以上諭付加，加如病瘧，手戰慄拆封而讀其文曰：

警察大臣鑒，今奉上諭加錫坡夫警務廢弛，着卽行撤任。所有一切兼差一并開去。警部大臣一缺，着保羅乃泉冒夫補授，卽于今日十二時接印任事。加錫坡夫着降爲西伯利亞土僕而司克省巡撫，尅日赴任。

宰相高歇敲夫白，下鈴有內閣朱印。

加閱竟與內閣官坐談數語，茶罷送之出，回公事房兀坐歎曰：「天平，予有功無罪，而乃左遷于沙漠苦寒之地，與流犯同居，俄皇何不明若是。」措尼入問上諭云何，加憤極擲與之，措于地拾起閱竟，起視時計鐘恰十一時五十分，措急曰：「尙有十五分時間，汝印未交，其權固在，可速判斷諸逆黨罪名，以洩此憤。」且後使俄皇聞之，或念汝功而賜環也。加聞言心頗謂然，起立欲出，從

人入報乃泉冒夫子爵至，加急出接，乃爵已入廳，搶步急握加手而謝曰：「予至友加君，今予來接汝任，殊非彼此意料之所及，此非予有意謀此缺，乞君諒予，乃俄皇聖意欲以此任畀予，予何敢辭，敢竭駑駘代庖斯任，冀君之早還，加強笑曰：「君之才略，盈廷之中無與比倫，予固知非君不足當此任，予立刻了此案牘，即驅車言邁，長辭俄都矣。」乃爵笑慰曰：「長辭恐未必，不久俄皇當賜瓊，加長吁曰：「今晨吾盡拘虛無黨人，脫俄皇于危，不爲溺職，俄皇不鑒予之忠悃，而謫戍窮邊，予猶當盡心審判俄皇之讐敵，不以去職而自懈也。」措視時計鐘僅餘五分時間，出而呼加曰：「僅贖五分鐘，速訊勿遲。」加顧乃曰：「請君坐視吾畢此事，遂呼賴帶犯，即見四警卒押一犯入，犯人以大褂蒙首，不見其面，加厲聲曰：「汝何姓名，速去褂露面。」警卒爲此犯解去大褂，此犯癡立而答曰：「予爲亞來克錫司，乃泉冒夫也。」乃爵聞言面色如灰，心怔忡，駭極。

不能言、亞高舉桎梏之兩手呼曰、吾父在此耶、乃爵凄然問曰、吾兒昨晚歸來始相聚、何以一日至此、其故可縷述之、現有人謂汝預聞弑俄皇之謀、任意誣陷、汝宜辯明、吾爲此事實痛心也、亞曰、父兒昨始歸、實不知有此事、因誤入其室、遂被一并拘來、兒實無罪、乃爵曰、我固知汝之無罪被誣也、警員趨上曰、彼實有罪、予親手搜檢其身、得一雪茄盒、中貯紅羅卜一枚、乃亂黨推舉彼爲首領而持此爲信物者也、言訖呈上雪茄盒及紅羅卜、乃爵頓時容色慘戚、身倚椅而沈默無言、加念與乃爵同官多年、素稱莫逆、今重懲其子、殊無以對寅僚、且彼之威權尙在、恐適開釁端、益生賜環之阻力、躊躇不能下判語、措太令催促曰、僅贖一分時間、可速判、亞之罪狀昭著、無可疑、可判其流徙西伯利亞、使乃爵之名譽與吾等同受污辱、俄皇聞之、必謂乃泉冒夫猶如是、悔黜汝也、此誠汝之由塞而亨一絕好機會、千萬不可錯過、加

被迫心惶惶無主，思婦言亦誠然，遂曰：亞來克錫司罪案確鑿，無可掩飾，予念其戰功，不忍加刑，減等治罪，判流徙西伯利亞二十年，判畢鐘鳴十二時，加起立取印授，乃曰：乃爵，予事畢請退，茲將印信及一切案牘盡交與君，其餘諸犯請君審判，乃爵接印據案端坐，賴達耳夫將庭案經過，加夫人旁以白眼睨之，聊報頃者譙讓之辱，庭案既畢，賴啟曰：其餘諸犯大人何以處置，乃爵此時神色沮喪，蹙然若利刃之刺心喉中，悽咽微語曰：稍緩再判，彼語聲細，賴達耳夫倉卒固未聞，措太令立稍近，微聞之，遽呼曰：不圖俄廷大臣臨事柔弱如此，此警察重任，豈宜柔仁者乎？吾夫雖抱莫大之冤憤，猶從容審判，不改平昔之剛強手段，不謂君繼其後，奄奄不振，一至于斯也，乃爵畏其喋喋，回首顧視，陰示勿言意，賴誤會為帶犯，趨出帶一女犯入，有紗網蒙面，不能辨其貌，有警員白曰：此女被拘于秘密室印字機之側，其印字機印

有布告逆黨行弑俄皇之檄文，措聞之遽曰：「乃爵彼罪重大不可恕。」乃爵曰：「此弱女子何能爲，或非其罪而誤拘。」措曰：「檄文具在，證人鑿鑿，焉得無罪？」乃爵呼問曰：「女子何名？」此女自除面網，戰戰兢兢而答曰：「芙兒。」堂下一時譁然。乃爵與加夫婦皆大駭。加夫人含悲搶步趨前，抱芙兒而泣曰：「吾兒誤被拘，吾兒誠無罪。」又跪求乃爵曰：「芙兒爲吾之女，亦君之媳，乞君念吾夫之交情，情宥免其罪。」吾今不憚跪求，願君大施仁恩，惠及吾女，永感不忘。」乃爵曰：「君嘗迫吾速判，吾今當遵命。」措伏地哀懇曰：「吾妄言不足信，願公仁慈。」乃爵不理，遂判白芙兒，流徙西伯利亞，與其父母同處。諸犯送入牢，改日再訊。乃爵退入別室，加夫人泣入內料，檢行裝起程。

第十四章 療疾

越三日，啟泊曲洛寶而夫斯格牢門，押解國事犯赴西伯利亞，原來所拘之

黨人中祇有烏漢等四人判死罪，其餘皆判流徙，有十年二十年者，有永遠流徙無還期者，惟叩許君一人尙未定罪，因彼畏死，已供出同黨多人，故政府留彼在都，欲窮詰黨中情形，爲追捕餘黨地步。是時國事犯絡繹出獄，均帶鐐鍊上車，埃兒達及婦女數人在前，亞伊二人在後，亞伊自出警署入大牢後，男女異居，與埃兒達未嘗一面，今日出牢，不意途遇芙兒，伊芙相向而泣，警兵叱伊登車，二人始知此後永別，芙兒慟極幾乎暈倒，伊亞旣行過他車前，埃由車中見亞，即呼曰亞來克錫司，亞聞之立時止步，伊亦佇足不行，蓋二人乃同一鐐鍊也，亞趨近馬車旁，與埃互談，又爲護車哥薩克兵所聞，立時押迫上車，車行不及半小時，已抵停車場，卽上汽車，汽笛嗚嗚，車行如飛，向西伯利亞之長途而去，俄律虐待國事犯，與盜賊無異，使與衆犯同處一車，車門鎖閉，人殊擁擠，炭氣鬱蒸，熱悶起居不適，幸無幾日，卽遙見色拉



託武城禮拜堂塔尖，心始差慰，冀可一吸空氣矣。及汽車停于停車場，即有軍士一隊前來迎護，令各犯下車，押送入牢，少休，靜俟便車來，乃載赴西伯利亞。却說色拉託武城，瀕于活爾加河，乃東俄一大都會，因解犯來者多，今則成爲俄國一大牢獄矣。伊亞沿途已改著常服，今既至色城，次日，獄官令脫却常服，更換罪犯衣，布短衫袴各一，布袍一，長僅及膝，帽一平頂而無邊，皆灰黑色，皮鞋一雙，布囊一，以備途中盛食物之用，預備已定。又過二三日，地方官命下，派軍隊明晨護送諸犯赴西伯利亞，令各預先治裝。此間之犯，却分兩等，一乃政界犯，一乃私罪犯。政界犯復分兩等，一乃貪婪不職而謫居者，一乃謀危帝室發往作苦工者。凡發往作苦工之犯，輒半剃其髮，腰際繫皮帶，帶上懸細鐵鍊二條，下垂至踵，以繫于腳鐐。亞伊二人雖免剃髮之辱，其餘裝束悉與諸犯同。二人欲潛探埃及達近狀，屢詢護軍及獄卒，彼輩

輒言不知翼日黎明獄中吹號催犯起行各犯皆飽餐黑麪包及大麥粥食畢往前庭排立聽點名解卒驗視諸犯鐐鍊無損壞乃呼起行各犯背負布囊隨之出徑往碼頭彼處泊有汽船一艘乃專運各犯至活爾加河上流之開森埠者犯人之數約計三百有奇其間婦女僅有三十五人雖同一流徙而事迹又各不同有數婦乃犯人之妻自願隨夫遠謫者有數婦乃國事犯擾亂政界治安者伊亞重賂一護軍乃得同行如故二人途中瞥見埃兒達于衆中埃亦見之惟彼此以目示意不敢接談恐爲護軍所見轉加嚴防照例隔別不使相見故僞爲泛常若不相識者既登汽船彼此乃得隨意言談此爲離却聖彼得堡以來第一次之言論自由于是彼此商定暗號以爲他日契闊時通信之用斯時亞之懷抱最爲欣欣竭力慰藉伊文兄妹曰予知家嚴極痛予等之無罪必不忍袖手坐視一俟查明此中真情必奏請赦免

予等罪、但不過遲速間耳、吾更有一可希望之處、高賴將軍夙與予稱莫逆交、必不忍棄予如遺、此時必在都城竭力運動、以脫吾等之困厄、吾心所最摯愛之埃兒達、今姑忍受困苦、毋自頹喪、吾料吾等前途之安樂、必共有可望也、言談之際、汽船溯流已抵開森小泊、令諸犯過別船、駛往加麥河濱之彼埠、加麥河者活河東流之支河也、波埠居北緯五十八度、東經五十六度、與烏拉嶺相近、既抵波埠、上汽車開行、時方昏暮、越宿已逾歐亞界綫而入西伯利亞之域矣、汽車行至鐵道盡頭處停止、促諸犯下車、押入大牢休息數日、乃令陸行往諸礦地、伊亞流于跨白格爾之智加省城、在蒙古北部之東、居北緯五十三度、東經百十三度、智加居印古達河岸、印河者黑龍江之支河也、伊亞既抵智加、邀天之幸、此處巡撫某曾在乃泉冒夫子爵麾下爲軍官、預于土爾其之役、巡撫忽見元帥之公子流遣至此、不禁黯然哀憫、特別看待、異于他犯、不令作勞苦事、亞爲伊文代求、亦得

一例相待，二人居此甚適，惟日日探聽埃及達消息而已。埃及達到智加後，即與伊亞相別，獨自往二百英里外之施菊蘭司克城。在滿洲之西北北緯五十三度東經百十七度半。因知醫術，亦得巡撫優待，命充醫院看護婦，兼課小公子讀書，衣食得以稍裕，不似專恃政府頒給口糧者之時時枵腹也。詎意天佑奇人，未及兩月，城中忽患時疫，傳染極速，病者綦衆，埃不避傳染，合藥治療，勤懇懇，兼旬不倦，巡撫夫婦子女暨闔城官民多被其澤，咸有更生之慶。埃初到時，與他犯婦雜居，巡撫夫人感其德誼，于邸第旁特掃除一室居之，供給衣食，極其周至。埃從此安居于此，優游自適，足見能者異于常人，隨其所往，終不至墮入困境也。此城乃往牛君司克礦之大道，埃自抵此城以來，凡遇流犯往牛礦工作，食息于此者，嘗餉以衣物藥餌，流犯咸感之，頗有慈善名。一日有犯婦經此，中途傷足，蹙蹙不前，埃調藥裂帛裹之，婦謝曰：深感厚誼，惟余

于途中聞人言此間有女善士名埃兒達者君殆其人耶埃曰余卽埃兒達深愧棉力妄竊微名婦于複衣中取出一紙書授之曰前途有人託致君請拆閱便知埃拆閱寥寥數字語渾意賅紙尾未署名惟識爲亞之筆迹因問曰此書君從何處携來畢竟何人所託乞詳示予婦曰距此西行三百英里彼處正築鐵路有工程監督二人以此書授予囑經此城時授君埃心知爲亞伊彼等既處于安逸境余懷亦可稍釋遂謝之而返舍且說亞伊在智加巡撫頗刮目相待派充鐵路工程監督測繪軌綫之所經亞伊學術敏瞻智識通達仁而愛人鐵路人員以及工役靡不敬愛之惟有築道官奧來紹夫秉性蠻橫喜怒任情時時鞭撻工役人無敢言今觀亞伊以流犯之資格來廁其間其學識又凌跨已上心窃窃不能平以巡撫派來之人雖憤懣不敢開罪惟中心嫉忌而已無何巡撫某適擢去他巡撫來與奧有舊擢爲總監

督時尋釁隙，責讓亞伊，漸至訶罵。亞伊忍受之，弗敢校。一日，奧晨起，閱視工人，有工人海耳曼拿夫，受寒暴病，乞免工作。奧詈其不實，海略與辯。奧益怒，拳足交下。亞觀之不復能耐，趨前勸阻。奧大怒，遽以手披其頰。伊旁觀不平，有怨言。奧即呼軍士縛二人，加以桎梏，解往智加謁新巡撫。稱彼二人滋事，巡撫判褫去一切權利，罰往加拉礦作苦工。不日二人遂與諸犯一同啟程往加拉礦而去。

第十五章

遇讐

西伯利亞之地，素號苦寒之區。時值隆冬，連日雪花飛舞，堆途塞徑，厚至逾尺。凍鳥無聲，人跡幾絕。彤雲遮布于空際，猶不知何日晴。朔風蕭蕭撼林木，落葉穢穢下。飢狼怒啼，儻有旅客攜鎗乘橇經此者，亦凜然驚心動魄也。此地有一水道，曰牛君河，發源于山谷，貫平原而達牛君司克城，以流入智加

河斯時河冰已合，由智加城至牛君司克城之大道，沿途置驛站，驛有官司其事，往來旅客及流犯經此者，咸寄宿于驛廨，蓋荒原彌望，人烟寥落，客途經此，祇覺愁人也。此地驛官兼有管束罪犯權，一日驛官加錫坡夫煖酒與其子尼古拉司共飲以禦寒，忽接都中友人寄來一函，加命尼朗誦而聽之，其書曰：自君等離聖彼得堡三月之後，美人高勃與來夫人結婚于美使館，其婚儀頗盛，都人盛稱道之，乃爵既拜警察大臣之命，未數月即行引退，其將引退時，有一異聞，則更正革命黨之案也，乃爵嘗研訊叩許君當日秘密所詳細情形，叩具言亞是日因往覓埃及達，且不肯宣誓不洩黨中之秘密，反欲與埃及達同告官吏以捕黨人，遂致與黨人鬥爭，云云此事已具奏俄皇，俄皇知亞無辜，不幸罣誤，不日即下赦詔，高勃既婚來夫人後，于貴族中勢力日增，出其大力運動亞之赦免，即在目前矣，加聞之，忿氣填膺，擲杯繞

室行、怒亞等之將赦免也、尼嘗乞婚于來夫人、不得、怏怏、今聞其既婚、亦怒罵高勃不已、前章曾言加錫坡夫左遷爲西伯利亞巡撫、今言謫爲驛官、究何以故、蓋加自以探得秘密所、革命黨全部一鼓成擒、解免俄皇之危難、功無與比、不意俄皇毫不知感、轉予以降調處分、沿途時出怨言、謂君聽之不聽、不嘉其勞、更轉以爲過、屢屢向人言之、自述其無咎、不料此語竟輾轉達于俄皇之耳、俄皇大怒、撤回巡撫之命、謫爲驛官、且謂若再怨尤、訕謗、當加等治罪、拘禁且罰作苦工、加因此憂憤不可言、謫居未久、形容憔悴、頽然老矣、且說加尼父子正忿恨之時、內室之門忽開、措太令出、見案上有書信、卽坐于加之椅而問曰、都門書有佳音乎、加曰無有、措曰、書中云何、加曰、友人謂都門近事、讐人有赦罪消息、措忿然曰、俄皇之不明、令吾輩顛沛至此、余每思命宮磨蝎、輒憤憤不欲生、殊願與虛無黨爲伍、加惶懼止之曰、毋妄言、



脫爲他人聞之、吾家族矣、余前以一言之失、致謫于此、汝寤忘却耶、措怒詈曰、庸夫、前言之失、實汝不留意、于不當言時而言、今可言時、乃又不敢言、此爲爾之愚、此爲爾之失、爾殆以久處此爲樂耶、余誠不能樂爾之樂也、言畢舉酒自酌、忽聞欵門聲、尼啓扉、一哥薩克兵趨內、白曰、大人有流犯一羣、前往礦地、日將暮、願留宿于此、尼曰、不能、此間糧食不敷、爾等速行、至半站投宿可也、原來西伯利亞達于諸礦之道路、皆置驛站、四十里爲一大站、二十里爲一小站、軍士又哀懇曰、日欲暮、道途風雪難行、流犯無幾、願賜留一宿、言畢、呈上犯名冊、尼曰、容更商議、乃遞冊于加、加繙閱冊名、瞿然而驚、遂微笑曰、准爾留宿、俟羣犯畢至、點驗收禁訖、乃能給爾回文、軍士稱謝而退、回報護軍長、解犯來、措尼二人急問曰、頃者驚喜何爲、加曰、此犯非他人、乃亞來克錫斯及伊文也、措尼視冊果然、措喜曰、彼等今墮入吾等掌中、君將何

以處治、加曰尙容相機而行、俄聞門外軍士以鎗卓地、鏘然有聲、有護軍長款門入、禮畢告曰、大人流犯一羣畢至、加曰、幾許人、曰、男犯十三人、女犯二人、加曰、命之入、余將先行發給犯糧、然後監禁、于是哥薩克兵二人持鎗立門旁、犯人魚貫入、羣犯盡帶桎梏、惟末後二人無之、此二人卽伊亞也、加問曰、此二犯何以獨去鐐鍊、護軍長曰、此二人誓言不逃、故智加驛官信之、脫其桎梏、加冷笑曰、是僞言也、安可信、亞聞言熟視、加低聲語伊曰、此敗名辱身之加錫坡夫也、加大怒曰、死囚敢爾、速上桎梏、亞忿罵曰、庸奴至此、猶作此態、不畏人齒冷耶、措尼齊聲呼護軍曰、速縛此罪犯、護軍應聲擒亞、縛其手足、置于地、伊觀之意頗不平、奮然作色曰、違律妄行、何太無禮、尼奔上自撻擊之、護軍齊上、亦縛置地、加呼曰、速取鐐鍊來、頃刻緊上鐐鍊、二人舉動不得自由、措指亞罵曰、此少年嘗爲俄之名將、且與某貴族女訂婚、惜中道

悔約戀一音樂婦，遂墮入下流，發配至此。賤婦乃人盡可夫者，今已隨人去矣。亞罵曰：惡婦何妄言！吾終不爲爾所惑。加呼軍士塞其口。亞遂臥地不能言。措又罵伊曰：此賊出身微賤，幼年受某夫人之惠，得入學校，既畢業即舍于其家，乃輕遽佻達，潛誘某夫人之女友私訂婚約。此女乃貴族閨秀，未幾援國律而悔婚，今已另字他人矣。余言及此賊，恨不手刃之。措言未已，內門忽闢，芙兒奔出，握伊文手泣曰：妾未悔婚，雖至死不爲人言。搖奪，願君毋信人言。措大怒，奔至芙兒前，竭力曳歸內室。芙兒堅持伊文手不釋曰：妾今愛君無異于昔，而尤勝于昔。畢生無改初志，願君勿疑。措怒甚，以雙手噙其喉。芙兒始不能語，尼力拖入內，反闔其扉。伊文顧措而罵曰：不慈之母，非人類也。吾恨不以手鏑擊爾腦。某護軍遽掌其頰。措喜曰：爾能盡職，吾當賞爾。某護軍喜揚揚有德色。其餘軍士及流犯均不謂然。互相私語有怨言。尼叱曰：

爾等速寂靜毋譁。此間不容叛逆之徒有悖逆之言也。措曰：叛逆者立刻鎗斃。言訖目視伊亞尼婉勸曰：俟得彼叛逆之確據，再擊斃不遲。言次忽聞放炮吹號聲，加曰：欽使將至，吾當出迎。命軍士于門外荷鎗站隊，加立于門口以待。遙見三馬駕轎振鐸而來，止于門外。

第十六章 救客

欽使降轎，昂然入室，觀其形貌甚偉，赳赳若武夫，手執來福鎗一桿，一入門來，厲聲問曰：驛官何在？蓋俄例曩派專員稽查西伯利亞之驛站，有管轄驛官節制軍隊之權，所到之處，驛官奉命唯謹，供給馬匹芻糧，毋敢怠。加曾作過警部大臣，雖遭貶謫，傲慢之氣未除。率爾應曰：驛官卽余是，又不行庭祭之禮。欽使頗不悅，因謂加曰：前面松林邊有一旅，轎傾倒雪中，餓狼圍之，旅客力戰甚苦，爾不聞狼嗥之聲乎？速撥勇健軍人隨吾往救。加曰：此間乃小

驛無多護軍、慮罪犯有疎虞、不敢撥、且亦無可撥之人、欽使怒曰、汝殆無人心者歟、聞狼貪同類而不肯一救、吾誤與爾語、乃空擲一語于無用之地、因顧軍士曰、爾等身強有力者、隨吾往驅狼而救人、加曰、吾驛軍士稀、不能與聞閒事、欽使盛怒、解外褂、示以胸前所佩之金寶星曰、余乃陸軍大佐乙兒武乙格、乃第夫也、奉俄皇之命來西伯利亞巡閱、有節制官弁軍隊之權、母許爾卑官饒舌、呼軍士曰、隨余往、哥薩克兵即應聲隨之而去、當欽使入室時、措尼立于亞前而遮蔽之、故欽使未之見、然欽使與加一番衝突言語、已爲伊亞所聞、欽使既去、尼語加曰、父失言、觸忤欽使、又樹一敵矣、措曰、兒言誠然、倘乙大佐歸見二賊、詢得其詳、吾等益處于危境、今宜速送入牢中、使彼等不相見、則吾輩方可安然、加曰、無護軍、扛抬乏人、奈何、措曰、吾等可代其勞、且桎梏之犯如籠鳥檻獸、亦復何畏、加因顧諸犯曰、爾等皆隨吾入

牢諸犯見欽使來，冀邀減免苦工，不肯遽入牢，皆不答，相約待欽使回而後入牢。加怒曰：爾等作何語，殆謀叛耶？語次聞鎗聲若連珠不絕，知乙大佐正與狼戰，尼持鎗曰：不若趁此時擊斃二賊以滅口。加曰：衆證明確，儻漏言奈何？且俟欽使去後徐圖之。尼曰：吾誓不容彼等生離此地也。措曰：吾意亦如此。霎時門外鎗聲人聲漸近，乙大佐扶一貴婦入曰：夫人已到站，貴體幸未傷可休息也。呼措曰：臥室何處？速扶夫人入房安歇。措因遮蔽伊亞二人不欲離，佯若不聞。欽使復呼曰：爾殆無心肝者耶？爾不見此貴族婦疲極欲暈耶？速扶往臥房勿遲。如敢怠慢，吾將褫爾職。遂爾出此驛，措無法往啓內室門，親扶此婦入室。俄外門關，兩哥薩克兵扶一男子入，此人疲憊不能步，既入即臥于椅。欽使不顧己身之袍袖破裂，臂血淋漓未乾，手持勃蘭地酒一瓶，呼軍士曰：扶客坐起，以此飲之。客緩緩而飲，既盡半瓶，飢膚溫和，精神頓

健張目伸臂以自舒其經絡起而歎曰美哉酒也加父子聞聲觀貌乃知爲高勃亞從旁亦窺見高勃之面心喜故人之來欲相呼而口被塞不能言高勃謝欽使曰感君相救不識拙荆亦無恙否欽使曰尊夫人無恙現在內室高勃曰尙有同伴一人不識亦曾救出否欽使驚曰尙有一人遇狼患乎高勃久戰羣狼精神未盡復聞言虛火上衝登時暈倒欽使呼人扶入房內安息將呼軍士再同往救忽然臂傷處血涔涔下乃解衣令人爲敷藥裹創訖猶欲往救而疲憊不能勝矣因顧護軍長及軍士曰誰能往救出此人余當重賚軍士相顧曰余等均受狼傷狼多逐之誠不易且余等亦力殫矣護軍長曰末弁一人何能爲往則徒果狼腹耳力莫能濟不如其已欽使聞狼號甚厲頓足焦躁曰惜余傷不能往豈此間竟無一勇健者乎顧諸犯曰爾等有能任此勞者余必不相負亞被縛在地聞言強自輾轉漸近欽使前欽使

曰爾願往乎亞點頭以桎梏之手微指口欽使奮力起視自去其口中物呼軍士曰速爲除去桎梏加進前攔阻曰罪犯不宜脫桎梏恐致逃逸欽使怒叱曰余之所命爾焉敢違此犯猶有人心不忍狼噬其儔類若爾直人面而狼心者也此事毋庸爾置喙亞膝行而前謝曰余荷欽使解放之大德誓以死報力救旅客回願借鎗械一用欽使以己之來復鎗畀之亞持鎗遂出門去加憤憤顧欽使曰此犯若逃公執其咎下官不與聞欽使微哂曰余當任之咎猶不僅此爾破壞俄軍人之名譽損失俄人之任俠心余將畀爾以相當之罪名甚至桎梏爾余亦能任其咎言罷步至玻璃窗前視亞之執鎗前行初經雪地有兩狼來亞舉鎗斃其一餘一狼驚逸去乙大佐喜曰勇哉壯士固吾俄之健者也必能救旅客回無疑未幾見亞前行失足跌雪中乙大佐咨嗟曰危乎壯士及見亞起復前行乃欣欣無慮佇立待其歸亞穿林而



行聞人悲呼聲，趨步尋聲而往。不及十數武，狼來漸衆。亞以鎗代棍，縱橫擊之一狼，着腦斃。羣狼傷者無算，狼飢乃退。噬死狼，亞復前行。忽林中一巨狼突出，從後直撲亞背。亞方欲轉身以鎗禦之，忽聞林側鎗聲響，巨狼中彈仆地。顧視林側，一橈車倒于雪地。一婦倚橈立，顏色慘白，舉鎗從容擊狼，彈無虛發。亞大喜，急趨前，合力擊散羣狼。聞四山狼號不已，知猶有至者，乃握婦腕，急循歸路而奔。婦疲凍不能行，亞負之而趨。甫過松林，羣狼大至。亞負婦于背，反身一手戰狼，左手爲狼爪搔破，亦不暇顧。且戰且退，正苦相持間，乙大佐瞥見呼軍士鳴鎗來援。羣狼始驚遯，亞負婦踉蹌返。欽使命人扶婦入內室，自慰勞亞數語，令少休，乃自歸房休息。

第十七章 赦罪

欽使既入房，加命亞率領軍士送諸犯入牢，關入柵內。尼執冊點名，訖命護

軍看守、鑄戶而去。諸犯或坐或臥、稍覺自適。亞傷勢輕、少休息仍如常。不樂臥、與伊文坐談消遣。伊文詰亞所救之女客是何姓名。亞曰：「匆遽危迫之頃、志在擊狼而救人、實不暇及此。惟故人高勃跋履山川、冒寒遠涉、必有深意存乎其間。吾素知高爲人之任俠、必不肯忽然忘情于吾、而不一爲援手。且與來夫人同來而曰拙荆、殆彼二人已結婚歟。吾雖不知其相救之策若何、然不久必有好音、可預知也。吾等可靜聽之。」伊聞點頭稱是。原來高勃既娶來夫人後、經濟裕如、不似從前之逆旅孤羈、須自營生計。故得專心壹志、汲汲不懈、以救亞爲職業。不惜巨金交結官場、欲謀赦免亞之流罪。且欲開復其官職。儻不能開復官職、俟亞遇赦、則當携往美洲居住。來夫人亦有同志、厭棄俄國而深慕美洲之樂土、力贊成之。惟言須携伊埃及妹同往。至芙兒亦應同去之人。惟現在其母旁、能否脫離、俟彼時再議。一日俄皇特命大臣

覆訊虛無黨會集所，捕獲之諸犯，叩許君供出實情，爲亞伊埃三人是日有反對黨人互相毆擊事，芙兒非黨中人亦不曾預謀，衆證咸確，覆審大臣奏懇援例赦免，乃泉冒夫子爵自經家難，已墮入愁苦之境，暮年思子，鬱鬱成疾，此次叩許君供詞翻轉，亞之冤情昭雪，高勃乘機力勸，乃子爵具疏爲子辯護，俾覆審大臣可藉以爲平反之具，乃深然其說，疏上，俄皇惻然憫亞等之無辜，命法部大臣議奏，高勃知運動之效力已著，敕詔早晚將下，遂以遊西伯利亞爲名，浼美公使代請俄國護照，又乞俄京當道函致西伯利亞巡撫，請予高以游覽牢獄及各種特別之權利，當是聖彼得堡傳說伊亞二人流至西伯利亞之西部土樸而司克地方，尙未知埃兒達在于何處，迨高勃夫婦料檢行賒畢，尅期將發，密探人回探知埃流于施菊蘭司克，以醫術奏效，得官場特別之優待，伊亞二人聞流于智加省地方，惟不知住居之所，高

勃夫婦于是遂定議，逕向施菊蘭司克進發，先設計救出埃兒達，然後再往救伊亞。既抵施菊蘭司克，覓見埃兒達，密畫計策，竟如願以償，毫無阻力。遂冒雪乘橇赴智加道中，遍歷驛站，詢伊亞之消息，致有半道覆橇遇狼之變。尼既扃柵門，回見加力，勸于欽使前致敬盡禮，勿存絲毫芥蒂之心，免使欽使不悅。又樹一敵，彼或誣奏俄皇，吾家無權無勢，無如彼何，則將立于危險之地位，此亦不可不預防也。願詳慮而熟計之。加曰：汝言誠然，吾頃間無心之過失，偶與欽使觸忤，今亦悔之。且高勃來夫人同至此，吾等之地位益覺可危，幸而高勃未曾見亞，倘爲彼知而籲懇于欽使，欽使頃又深獎亞之勞，聞其名必携以去，因亞及伊可預知也。吾等爲今之計，宜匿伊亞，不使與欽使更相見，欽使倘詢及，則誑言以阻之，且勿令高勃知有彼二人在此。俟欽使高勃去後，彼等在吾之掌握中，設計懲治之，亦復何難。加語至得意處，不

覺聲漸高、措聞之入室、搖手曰、請低聲、屬耳于垣、不可不慮、倘爲高勃夫婦所聞、茲事敗矣、加曰、芙兒何在、措曰、彼正酣眠未醒、此事不令彼知最佳、吾家所以顛沛至此、皆因彼一時之愚、而受彼之累也、正談論間、忽聞欽使臥室之門關、欽使出外、加等急至廳事、欽使問曰、頃者救女客之壯士是何姓名、吾欲記于簿、加曰、此流犯適到下官、尙未知其名、欽使曰、希卽查明見告、加躊躇無以對、方欲退、措越次代答曰、吾知之、此犯名曰亞來克錫司、姓皮菊陸夫、司格氏、吾嘗爲之裹創、且飲以藥、故詢而知之、欽使遂于懷中取出日記冊、以鉛筆記亞來克錫司皮菊陸夫司格名于冊、又問曰、彼今何在、尼答曰、渠憊極方熟眠、曾預囑吾不至明晨勿相呼也、欽使曰、彼旣熟眠、吾當俟其醒、一見乃行、吾將以其義俠之行上達俄皇、乞赦其罪、適吾入室時、見有物塞其口、此何以故、加曰、因彼詛咒俄皇且謗及聖教也、欽使咨嗟曰、惜

哉壯士、乃有此愆、因傳諭曰、速爲吾備馬、飽飼以芻豆、天明吾欲行、加問曰、欽使將何往、欽使曰、吾擬往施菊蘭司、克赦一少女、聞前者彼處疫症盛行、此女爲看護婦、救活多人、當疫盛時、護軍亦病、流犯有謀叛者、女勸止之、彼處巡撫詳達政府、乞赦其罪、全俄皆知其人、而津津樂道之、措曰、吾等居此窮荒、幾與世人隔絕、世事殊不聞、此少女既有此令譽、吾願聞其名、欽使曰、其名曰埃兒達柏羅斯監、加措尼三人聞之、同時驚呼曰、埃兒達柏羅斯監、其聲若異常驚詫者、欽使大疑、問曰、汝等舊識此人乎、措曰、識之久矣、此乃聖彼得堡貧戶之女、曾入虛無黨、謀刺俄皇者也、余素識彼、若有赦令、余必反對斯舉、雖控訴于俄皇御前、亦所不辭、欽使聞其語竟、微笑顧措曰、吾知之、吾知之、若非措、太令乎、又顧加曰、若非加錫、坂夫乎、語次、其聲漸厲、復默然良久、入房取出公文一角付加曰、明晨速選快馬健卒、携此要文投遞智

加巡撫署，守取赦罪之回文，携回。若有遲誤，爾任其咎。速書收條付吾。加請曰：不識所赦爲何人？願欽使見示。欽使曰：此赦文特赦二犯。一曰亞來克錫，司乃泉冒夫。一曰伊文柏羅斯監。尼聞之以目視，加加悟，遂書收條簽字訖。持公文而退。欽使亦入房休息。心慮加等有詭謀，不敢眠。曰：吾姑兀坐以待之時，窗外風靜，月將升，因獨坐而吸雪茄烟。忽高勃趨入，握手致謝曰：謝君脫吾于危，吾甚感，永矢不忘。欽使握手慰勞曰：今者尊體已健康耶？吾願聞君之大名。于是兩人互送名片。欽使曰：吾二人皆老將，今雖不在戎行，吾甚樂遇君也。諒君必能吸雪茄。因遞雪茄一支與之。高勃喜曰：吾素嗜此，與君有同癖。此時月明風靜，何不出戶一覽雪景？于是二人相携出門而去。加等聞欽使偕高勃出門，料彼等必有所商度，心益危疑。措忽念及赦伊亞之公文，因問加曰：頃欽使所交之公文安在？吾欲一閱。加探懷出公文，措奪去，立

啓其封閱之，果有奉上諭赦免伊亞之罪等語，且簽有宰相高歡敲夫之名，字鈴有朱印，不禁憤憤見于顏色，曰：吾決不令二犯生離此地，此文件必俟其死後乃發言，遂藏于懷。加曰：汝有何權力而能若是？措曰：吾若不能阻亞埃伊芙之姻事，毋寧死。尼曰：如欽使何？加曰：欽使明晨即赴施菊蘭司克，以赦埃兒達措曰：吾決不許彼去，于是三人徬徨四顧，相與作耳語，語聲漸微，不提防芙兒輕輕啟戶而出，潛至其旁，竊聽良久，悲聲而哀懇曰：吾父吾母，吾兄所謀，吾已悉，違天不祥，國典具在，害人者恐反罹其咎，願寢其議，勿行。三人聞芙兒言，大驚，措怒指而詈之曰：賤婢，余設謀殺爾夫，爾速歸房哭。尼拽芙兒臂，強之入房，不容其更語，芙兒窘極，揚聲大呼，殺人不祥，願三思而行。尼惶懼，強抱持歸房，而此一語已徹數重屋，固莫不聞矣。措頓生急智，語加曰：吾詐暈倒，倘有人問大呼者誰，則曰措氣痛而呼。措既臥于地，欽使



高勃推門入問曰、何事而狂呼、駭人聽聞、加指撲地之措曰、彼心抑鬱、氣驟痛而呼、痛甚、今暈倒于地、良久、措乃作漸甦之狀曰、余何在耶、其聲宛若乍甦也者、高勃微笑而他顧、加扶措立起、以目視欽使及高勃、二人悟其意、于是復退出門外吸煙、徐行離驛站漸遠、欽使詰高曰、吾等適聞所聞之慘切呼聲、加云乃彼婦氣痛所發、君信此言乎、高勃曰、吾若信之、則不匿笑而他顧、欽使詰高曰、君不信之原因、能見語乎、高勃曰、此事甚冗長複雜、不便相告、欽使曰、余誓不洩之、高遂歷述亞與芙兒締婚之原因、及已識亞于土耳其之顛末、且及亞戰勝歸來潛訪埃及達于秘密室誤被拘獲、加怨其悔婚、故枉法流之荒裔等事、欽使聞之駭極、知所赦之亞與之有瓜葛、因問曰、頃呼者究爲誰、高曰、芙兒之聲也、欽使歎曰、造物何爲故播弄人、令芙兒生于此家、高勃不答、默思今者芙兒既與來夫人同居、夫人自誓必救出芙兒、

乃肯他適、其計將安出、欽使又曰、君既見信、吾以彼家秘事相告、吾亦當視君爲至友、而以秘事告君、以爲酬報、余此來、乃爲特赦亞伊埃三人而來、赦亞伊之公文、余已付加、囑彼明晨專人送智加巡撫署、又聞埃居施菊蘭司克、余將親携赦文往赦之、高聞言大驚曰、加與亞伊讐怨極深、君今以赦文交彼、彼必阻阨而不遞、請君將公文索回、余願爲一介之使、騎快馬立送至智加、欽使搖首曰、此則不能、俄國有定例、公文既發出、取有屬員之收據、則不能復行收回、原爲杜弊起見、違例者議處、即此赦罪之公文仍在余手、亦不敢煩君異國人代遞也、祈君恕余直言、高勃又詰之曰、君當時何不自行携去、而必倩加遣人代遞、欽使曰、余急欲赴施菊蘭司克、特赦埃兒達、故無暇復往智加、高默自忖、彼言赴施赦埃兒達、此時埃已不在施、脫彼往赦而不得其人、奈何、欲徑告以埃已逃逸、又恐赦罪之舉作爲罷論、且慮彼重視

其事求之不得，或移文各驛站追尋，轉生枝蔓。正躊躇間，欽使趨近執高手耳語曰：尚有一要事，忘却告君。近聞有人上控于巡撫，言驛官加錫坡夫有虐待罪犯，侵蝕公款情事。巡撫移牒請余就近于巡閱時一爲調查。如果屬實，即撤其任治以罪。傳者誤言乃第七驛之事，余昨日已命書記官馳赴前站等候驛遞此牒來，卽代爲收存。今乃知此第八驛驛官卽加也。觀其一切舉動之謬妄，足見其不能勝任。余有撤彼之權，惟巡撫之牒未到，尙須稍待。若得此牒來，余卽可調查，不難定以革職之罪，予以重懲役，罰往作礦工，與諸犯等。芙兒無罪，當許其自由。如此則可脫難，其父母之羈絆，但無人爲吾至前站一詢吾書記，此牒已到否。高曰：余願一行，請卽乘權去。欽使曰：君肯往，殊愜吾意。此去不必直至前站，請先至十五俄里外一村落旅店中，詢書記官到否。倘未到，則往半站詢之。若晤書記詢知公牒已至，請卽偕彼來此。

勞君一行，至感至感。高勃曰：「有一事殊足慮。」欽使笑曰：「君慮途中遇狼乎？」高

勃曰：「吾何畏？吾有雅克生之膽。」吾視世間無一艱險事也。雅克生乃南美名將，生于十八

二四年于墨西哥一役卓著聲譽，迨南北美戰釁開，擢爲總兵，臨陣驍勇無倫，酷似英之克林威爾國人歌之曰：「吾有雅公，何所憚。」金城

鐵池不可撼，一八六三年五月六日黑夜巡行，被部下軍士誤擊而卒。南北美人咸惋惜之。欽使曰：「吾戲言耳。」高勃

曰：「余與貴書記夙無一面，猝以要事詢之，或恐致疑，須得君一書，乃有濟。」欽

使曰：「非君言，吾幾忘之。」乃于衣袋中取名片，出鉛筆，就月光中書數語畀之。

又急呼樵夫備馬及乾糧，訖。樵既至，欽使又問曰：「樵中鎗彈備乎？」曰：「已備。」欽

使自取手鎗付高，握手囑沿途慎重。高勃遂升樵，樵夫振鈴而去。欽使回驛，

加等詰曰：「欽使適從何來？頃者似鈴鳴，究何聲耶？」欽使曰：「高勃將軍乘吾樵

游行，周覽附近之雪景，加曰：「當此苦寒，吾不解高勃游行，究是何意？」欽使曰：

「人各有志，此非汝所知。吾倦欲眠，明日更相見，遂歸房和衣而寢。」

## 第十八章 去國

措目送欽使歸房，戟指潛詈之曰：夫夫也，包藏禍心，將逞志于吾家，乃吾輩之仇敵也。冰天雪夜，路絕行人，彼遣高勃去，將何往乎？殆實行傾陷吾家之計乎？抑携公文往赦埃兒達乎？殊令人狐疑莫決也。顧加尼啾啾而語，加尼相顧默然無言。措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吾計已決，望速備利器。一語甫終，來夫人寢室之扉忽闢，加措尼驚愕注視，有一婦徘徊房中，惘惘現可憐之色，并非來夫人也。措驚定作歡容，舉手招之曰：君獨居岑寂，請出一談。此婦逡巡不前，良久乃緩步而出，一燈熒然，鑒貌未能清晰，惟見長身玉立，雲鬢微黃，一妙齡之少婦也。措握手慰藉曰：君風雪長途，遇狼飽受驚恐，休息半晌，玉體已康復乎？此婦瞠目不答，若不能解者。措又言曰：汝已愈乎？此婦低聲答以英語曰：予不善作俄語，措所曉者亦祇此一語而已。因復問

曰君爲高勃將軍之女友乎、此婦誤會彼意、取出護照示之、其中歷言高勃高夫人及高勃之女友措羅林三人、自聖彼得堡啟程赴西伯利亞游歷、沿途地方官妥爲保護、措還其護照曰、君爲美人乎、君爲高將軍之親戚乎、此婦作英俄相雜之語答曰、予乃高將軍之遠戚、措曰、君立談久、諒體乏、請坐談、此婦卽逕就座、措曰、麥酒甚佳、請飲一杯以禦寒、此婦搖首示不飲、措自起斟熱茶一甌、與之曰、飲此可助精神、且以目視加尼令退出、加顧尼曰、予往查閱諸犯、爾可隨予去、于是同出、室中惟餘措與此婦二人、婦問措曰、頃彼言查犯、此間得非囹圄乎、措曰、囹圄與此室相距有數武、此室乃驛署也、婦曰、此處乃羈禁罪犯之地乎、措曰、非也、諸犯皆發遣赴礦作苦工、道經此地、寄宿一夜便行、婦曰、彼等皆國事犯乎、措曰、此亦不盡然、其中國事犯不過數人、盜賊最居多數、凶橫强悍、拘束良難、予夫承乏此驛、心常懷懷、防其

謀叛也。婦曰：似不至此。爾家有護衛軍防範，可毋慮。措曰：護衛軍少，罪犯人衆，且希冀自由之心切，深慮其捨命以爭之。婦默然。彼此言語不通，僅恃半英半俄之語相問答。故交談匪易。措亦默然有所思。有間問曰：汝尙念救汝之人乎？婦曰：是人免予于死，予曷能忘之？非是人，予果狼之腹矣。予頗欲得其姓字，惜頃間匆遽忘詢之。措曰：予亦未知其姓字，惟知爲國事犯之一，罰往礦中永遠作苦工者。婦聞之，掩面歔歔。措私喜老謀深算，此婦已墮入術中。乃故作悲憫之態曰：若人固美少年，吾不知其犯何罪，而乃永遠罰作礦工。吾聞礦中氣候良不佳，往者未暮年輒死。吾深爲此少年扼腕嘆息也。言罷長吁。若由衷而發者。婦曰：此少年能有邀恩赦免之希望否？措搖頭曰：此斷無有。惟有一策。婦急問曰：何策？措曰：惟有自行逃遯之一策。又沈思良久曰：除自逃外，予尙有一法。婦曰：願聞良策。措曰：如有人能往見亞來錫克司，

一語未畢，婦微笑隱諷曰：彼名爲亞來錫克司乎？汝尙能記憶而未忘乎？措自知失言，毫無愧色，夷然答曰：然，其名爲亞來錫克司，其姓則乃泉冒夫也。婦聞之有驚訝之色，措怪而問曰：汝曩聞其名乎？婦曰：狼傷吾肩，至今猶痛。夫人忽舉恩人之姓字告吾，吾安得不驚喜，願夫人終言其救之之術。措曰：亞來錫克司及其一少年友，姓柏羅斯監者，皆爲流犯，祇有一策能救之。今此一行流犯往往偶語，殆有異謀，吾夫深憂之，恐遲發而禍轉大。今許汝入獄視恩人，若有問汝者，則以來謝恩人四字答之。吾且授汝以銚刀，汝可潛畀恩人，囑彼自斷鐐鍊，并爲其同行諸犯盡脫鐐鍊，羣逸出獄，管獄人少力莫能阻，可以四散逃生。吾夫率軍士自擊他犯以免罪，不追汝恩人及其友，聽其逃去，汝以爲此策如何？婦曰：計雖佳，然牢門堅閉，不得出，奈何？措曰：吾囑吾夫託言有他事，悉召邏卒護軍來此室，任彼等好自爲之，但不知汝有



此膽量以救恩人乎。婦曰：容吾三思。措曰：予且出。毋溷汝思。索欲救恩人，惟持此刹那頃也。言畢趨出。此婦起身繞室行，疑團重疊貯腦中。若墮五里霧，蹙然有深憂者。繞行數匝，舉首瞥見壁上鎗架有鎗數桿，取視乃舊式鎗。欲驗其鎗能用否，乃取机上麥酒瓶，注酒于鎗管以察之。似屬可用，卽仍置之架上。忽聞推門聲，此婦迴眸視之，則加尼父子偕入。婦遙謂曰：夫人有小事已自去，當即至也。加曰：予此來爲時太促，致唐突阻君清談，彌抱不安。婦未答。欽使臥室雙扉呀然一聲，欽使踱出。顧加曰：君仍在此耶？加曰：予猶未眠。欽使曰：頃所交赦罪之公文，勿急遞智加。天明予別有公文，一并煩遞至智加也。加應諾。欽使復掩扉臥。加回顧婦，婦方扶椅斜立，顧視壁間圖書。若不聞。尼小語加曰：父宜亟向吾母處取回赦罪之公文，恐欽使欲索。加曰：天明尙有數小時，此時急索回，恐益增爾母之怒，且彼計之成否，余猶未得知。尼

以目示警，兩人再顧婦，則已坐椅而假寐，首枕椅背，沈沈睡去。尼笑曰：天下肥白婦人，大抵多嗜睡不活潑者。措掩入，覩婦熟睡，輕移步履，鳳韉貼地無聲息。低聲怨加曰：汝等太不曉事，何故匆遽回？吾方與彼熟商，尙未得彼允諾。因歷述頃間言，加掀髯微笑，贊歎曰：夫人不愧智囊。尼曰：兒竊慮此婦無此膽識，不足以助成此大事。措恚曰：小子何知？毋多言。爾卽往調開護軍，開牢門，聽此婦出入。俟其既出，乃命護軍整隊以待。若邀天之幸，仗吾三寸之舌鋒，使此婦入吾彀中，則亞伊二患可除。吾等可高枕而臥矣。尼曰：母親言固當然，此事究宜加慎，不可有一毫之疏忽。兒當衣犯人衣，雜于流犯中，潛聽婦與亞之語言。措曰：兒言甚善，可速去預備。于是父子二人相將出戶去。措舉手搖撼婦臂，低呼曰：君且醒來，婦驚醒，張目四顧，欠伸立起而言曰：恕吾貪睡，措和色柔聲殷勤慰之曰：君疲于道路哉，予有言欲語汝。予頃所言

救恩人之策、汝倘顧慮不敢行、則可停罷、彼不過僅充礦中之苦工、亦無大礙、且人各有身、彼自受苦、汝勿預知可也、婦曰、予何畏、予決意行爾之妙計、措欣然握其手曰、汝果決意行吾計乎、婦曰、賴天之庇佑、有志者事必成、措嘖嘖贊歎曰、君真巾幗之英豪、如此任俠實予生平所僅見、予甚樂贊助君、救出君之恩人、婦曰、予立刻便去、求夫人賜吾銼刀、并傳諭禁卒許吾入獄、措取銼刀授之曰、吾夫已調開護軍禁卒、聽汝入獄省視、絕無阻撓、汝不須畏、凡事放膽而行、必可成、可囑彼等聞銃聲爲號、出牢、此婦欣然出門、回顧措曰、夫人毋慮、吾此去必成功、惟不辨牢獄在何所、願夫人送吾一程、措喜曰、吾送汝、吾送汝、遂送婦至牢門外、柵門虛掩、婦逕入、措方喜計成、讐可報、旋見黑暗中有一人跟踪入牢、其形似尼、知爲竊聽而來、乃獨返宅、加亦至、傳集護軍、取架上鎗一分、給令埋伏旁室、聽暗號齊出、措由懷中取出手

鎗貯彈丸以待。此時諸事皆備。措復思及埃兒達赦罪公文，猶在欽使處，必須竊得之。乃泯後患。于是潛行啟欽使房門。欽使聞聲呼曰：誰來此？措惶恐答曰：予爲驛官之妻，兼任看護婦，聞欽使創未愈，故來視。欽使曰：敬謝厚誼。予創已愈，惟體倦思將息耳。措退出，獨坐沈吟。彼尙醒，吾不能效紅線之盜。益然幸有健婦措羅林在，吾何愁此計不成。且吾方有德于措羅林，而允計釋其恩人，吾固不妨直舉。是事語彼，而浼爲代謀。夫受人德者多畏人，彼畏吾中道變計，安敢不敬從也。謀定怡愉坐以待。越一刻鐘，一人歛入，則少婦措羅林也。措起身問曰：事成乎？婦曰：諸事成矣。幸不辱命。措蹙然曰：若更得埃兒達赦罪之公文，則吾心可暢然滿意矣。婦曰：埃爲誰？是汝之友耶？措曰：非吾友，乃吾讐也。彼徼天之幸，此三日將獲赦免。其赦罪公文，已由俄京寄交欽使處。今欽使酣睡房中，懇君入室爲盜之。若盜得此文，則埃永遠無赦。

期吾讐可復，吾不惜金幣重酬君。婦曰：無德不報，予願爲此事以報君。何言酬也？惟未知欽使果熟睡否？措曰：已熟睡。君試一往，偷膽怯，予遣一人相助。言訖，探懷出手鎗與之。婦笑而納諸袖中，潛入欽使室。措亦返室，取其夫手鎗納諸懷，復來聽事。靜俟少頃，婦出，措抵聲急問曰：若何？婦曰：欽使已醒，予與閒談，渠述及頃所交遞亞來克錫司伊文二人赦罪之公文，乃贗本。以誑汝者，別有真赦文在。措聞受人給，不暇思索，勃然變色曰：是何之言？赦文猶在余處，未曾遞，有政府之印爲據，安得僞？因探懷出之曰：君請驗之，則真僞立辨矣。婦略一審視，卽儲入懷曰：果非贗本。措曰：君閱畢速還吾。婦曰：謝上帝助予，今已爲予之物矣。措大怒曰：賊婦敢爾！汝卽予讐也。探懷出手鎗擊之，婦無懼色，從容斜步握其腕，機發砰然，彈丸飛出著于壁，門外一片人聲喧嚷，羣犯破柵出來攻驛，聞加傳令曰：擊欽使急奔出曰：止！止！毋許燃鎗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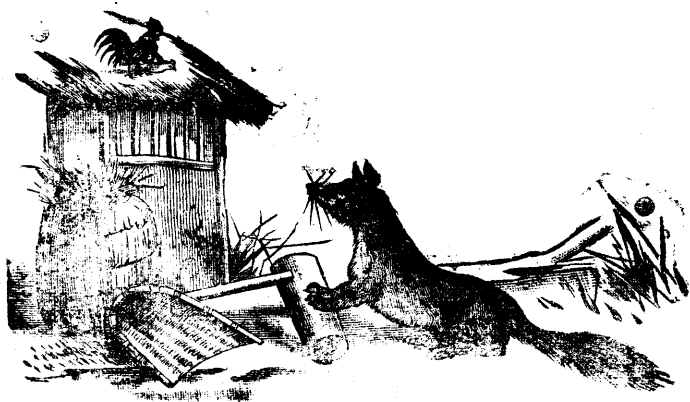
擊者吾罪之。此婦已奪措太令手鎗，探懷出赦文付欽使。欽使高舉赦文宣讀曰：俄皇有恩命，赦除亞來克錫司伊文柏羅斯監二人罪。其餘諸犯仍歸獄，安靜毋譁。驛官加錫坡夫設計邀功，予當褫其職以應得之罪。罪之諸犯歡呼而退。措怒睨婦，目眦欲裂曰：爾何人來爲間諜？此婦棄其假髮而呼曰：予埃兒達柏羅斯監也。俄皇已有恩命赦予矣。亞伊咸歡呼，聲未絕，橐鈴鳴，高勃偕一人下榻入門曰：欽使予已回，幸如命。書記官取公文呈遞曰：此智加巡撫之公文，加聞之大怒曰：汝等同謀于國律，應何罪？高等不答。時尼衣犯人衣立于旁，欽使閱竟公文，顧之笑曰：予如汝之願，此公文乃巡撫報告加錫坡夫罪狀者也。如律撤任，罰其全家同往加拉礦作苦工。明晨便行，以爲貪酷陰險者戒。芙兒急自房中奔出，俯伏乞免。欽使曰：芙兒不知情，無罪。許其閒住自由。次日欽使公畢自去。越三月雪消，高勃高夫人亞來克錫司

埃兒達伊文芙兒取道黑龍江至渤海，乘法公司船渡大西洋而往紐約，別立新居，熙熙然以北美共和國爲桃源，長此終古勤職志，長子孫焉，不復覩俄羅斯黑暗之歷史矣。



俠女碎琴緣終

俠女碎琴緣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俠女碎緣）

定價大洋三角

撰述者

上海時報館記者

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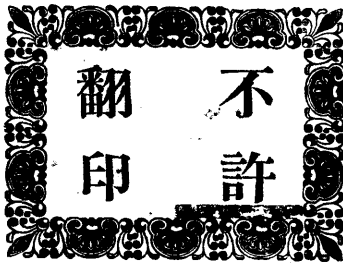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時報館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時報館

發售處

北京上海  
有正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20B

50